

分类号\_\_\_\_\_

密 级\_\_\_\_\_

UDC \_\_\_\_\_

论文编号\_\_\_\_\_

湖北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论文题目：“对立的”新闻阐释共同体：  
基于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  
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研 究 生：\_\_\_\_\_ 谢紫怡

导 师：\_\_\_\_\_ 芦何秋

专 业：\_\_\_\_\_ 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向：\_\_\_\_\_ 新闻学

2023年05月

分类号：

学校代号：10512

学 号：

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对立的”新闻阐释共同体：  
基于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的元新闻话语  
分析**

作者姓名：谢紫怡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芦何秋 副教授

申请学位类别：文学

学科专业名称：新闻传播学

研究方向：新闻学

论文提交日期：2023年5月19日

论文答辩日期：2023年5月18日

学位授予单位：湖北大学

学位授予日期：2023年6月15日

答辩委员会主席：张勇军

**"The Oppose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of News: A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ree Digital  
Media Criticism Incidents**

A Thesis Submitted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Candidate: Ziyi Xie**

**Supervisor: Heqiu Lu**

Hubei University

Wuhan, China

# “对立的”新闻阐释共同体： 基于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的元新闻话语分析

## 摘要

公众对媒体的媒介批评已经成为一种日常行为，新闻从业者遭遇着愈演愈烈的外部威胁。本文以 2022 年发生在国内的三起数字媒介批评事件为案例，关注以网民、意见领袖为代表的批评者对媒体的批评，以及以新闻记者、新闻学者为主的群体对批评的回应，分别将两个话语社群视为批评的阐释共同体与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研究借助元新闻话语理论的分析框架，揭示出两个阐释共同体在定义、边界与正当化三个方面分别使用的叙述模式。这些模式体现了阐释共同体的核心观念，具体而言，在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内部，作为非新闻专业人士的批评者，借助基础的专业观念，以及社会价值、意识形态等观念对媒体表现进行评判，并通过调动对媒体从过去到现在的集体记忆，划分可接受的媒体实践边界，在即时的与延续的批评行为中，形成了以问责和批驳媒体为主的声势；而在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内部，新闻从业者从专业维度对争议报道进行解释回应，并对网民的话语予以回击，在维护新闻权威的同时，也有感叹新闻权威没落的失落。

研究证明，两个阐释共同体存在基本对立的关系格局，尽管共同体内部有话语分化的现象，但相互对外的目的性还是使得阐释共同体保持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由两个阐释共同体组成的话语连续体呈现了媒介环境变化下丰富又混乱的话语场域，各种弥散而多元的话语点缀在表示反媒体与亲媒体的两极意见之间，形成了意义的交汇流动。而这种两极话语的整体“对立”一方面体现了公众能够监督、鞭策媒体，打破了以往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专业解释权，具有积极的舆论意义，但另一方面，公众的批评话语表现出的情绪化、极端化倾向，加深了传统媒体的文化权威遭受威胁的程度，也为现代化网络治理提出了新课题。

**【关键词】**：数字媒介批评；阐释共同体；元新闻话语；话语实践

# "The Opposed"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of News: A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alysis of Three Digital Media Criticism Incidents

## Abstract

Media criticism has become an mundane media criticism, and journalists face more and more external threats . Taking three digital media criticism incidents in China in 2022 as cas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criticism of the media by critics represented by netizens and opinion leaders, and the response of groups represented by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scholars to criticism, and regards the two discourse communities as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criticism and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anti-criticism.

With the help of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theory, this study reveals the narrative modes used by the two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in three aspects: definition making, boundary setting and legitimization. These models embody the core concepts of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specifically, within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of criticism, as non-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 critics judge media performance with the help of basic professional concepts, as well as social values, ideologies and other concepts, and by mobilizing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media from the past to the present, demarcating the boundaries of acceptable media practices, forming a momentum based on accountability and criticism of the media in the immediate and continuous critical behavior; In the anti-criticism interpretive community, news professionals explain and respond to controversial reports from a professional dimension, and respond to the words of netizens, while safeguarding news authority, they also lament the loss of news authority.

The research proves that there is a basically opposing relationship pattern between the two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and although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 discourse differentiation within the community, the mutual external purpose still keeps the interpretive community as a unified whole. The discursive continuum composed of two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presents a rich and chaotic discursive field under the changing media environment, and various diffuse and pluralistic discourses are dotted between the polar opinions of anti-media and pro-media, forming a flow of meaning. On the one hand, this overall "opposition" of bipolar discourse reflects that the public can supervise and spur the media, breaking the professional interpretation power monopolized by traditional media in the past, and has positive public opinion significance,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 emotional and extreme tendency shown by the public's critical discourse deepens the degree of threat to the cultural authority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also puts forward new topics for modern network governance.

**【Key words】** : digital media criticism; interpretive community;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discursive practice

# 目 录

一、 绪论.....	1
(一)研究缘起.....	1
(二)相关概念阐释.....	2
1. 数字媒介批评.....	2
2. 元新闻话语.....	3
3. 文化权威.....	4
(三)研究综述.....	4
1. 批评的问责功能.....	5
2. 批评对新闻实践的影响.....	6
3. 批评的风险与记者的应对.....	7
(四)研究问题.....	8
(五)研究方法.....	8
1. 案例的选择与介绍.....	9
2. 研究方法.....	12
二、 迈向数字媒介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14
(一)阐释共同体的理论溯源.....	14
1. 共同体.....	14
2. 阐释共同体.....	14
(二) 数字媒介批评中的阐释共同体.....	15
1. 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	15
2. 批评者作为阐释共同体.....	16
三、 问责与批驳：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18
(一)问题定义：对媒体“错误”的舆论审视.....	18
1.“新闻史上的耻辱夜”：专业准则与职业操守的堕落叙事.....	18
2.“媒体的手应该伸多长”：对媒体公共角色与公共价值的强调.....	19
3.“境外 BBC 境内 BB 京”：对媒体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质疑.....	21
(二)边界驱逐：昨日媒体与今日媒体的集体记忆.....	22
1. 追忆过去：“黄金时代”不再.....	22
2. 立足现在：仍在继续的“黑历史”.....	23
(三)权威树立：批评话语的分化与强化.....	25
1. 内部的“战场”：同一报道的不同认识.....	25
2. 双重时间模式：批评话语的正当化与权威树立.....	26
四、 反抗与失落：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28
(一)问题解释：对操作争议的专业回应.....	28

1. 范式修补与边界工作：专业准则的修复与重申 .....	28
2.“不单是媒体的问题”：对争议报道的情理分析与同行赞许 .....	29
(二)边界维护：媒体人的专业自主捍卫与反击叙事 .....	30
1. “舆论僭越新闻”：对情绪化、噱头化、阴谋论的反击 .....	31
2. “不能沉默”的报道者：对报道权与叙事权的捍卫 .....	32
(三)失落的权威：对媒体“没落”与公众不理解的悲情叙事 .....	34
五、结论 .....	36
(一)结论与讨论 .....	36
(二)理论贡献与不足 .....	38
参考文献 .....	39
附录 .....	43

## 一、绪论

### （一）研究缘起

数字技术的发展拓展了公共表达的话语空间，既有新媒体瓜分注意力市场，突破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成为信息发布与流通的主要平台，还有作为“闯入者”的数字公众，对媒体表现发表意见、提出质疑、展开争论。一种特有的舆论生态得以生成：公众在新媒体平台消费新闻，但对媒体的报道不一定“买账”，而是有着自己的见解。

列举发生在 2022 年的几起针对媒体的舆论事件：1 月 24 日，寻亲少年刘学州被发现在三亚海边轻生，网民回溯事件后认为，是《新京报》的不平衡采访导致刘学州遭遇网暴，因此需对少年之死负责；3 月 22 日，《每日人物》撰文《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涉及遇难者家属采访、社交媒体内容引用等问题，引发了公众对媒体灾难报道伦理的质疑；8 月 18 日，《北青深一度》发布了对话苏州淮海街穿和服女孩的文章，部分网民批评这则报道以一面之词破坏了警方形象，有刻意引导舆论之嫌。引用数字媒介批评（digital media criticism）的概念来解释公众对媒体报道的话语反应。在专业主义话语离场、媒体信任下滑、全球民粹思潮盛行的背景下，可以预见的是，媒体报道触发公众争议，从而陷入舆论漩涡的情形会更加频繁。

美国学者卡尔森（Matt Carlson）用“世俗批评”（mundane media criticism）表示公众参与媒介批评，即在社交媒体的新闻报道中进行评论与新闻分享的常态。<sup>①</sup>公众批评媒体形成不可抵挡之势时，记者也感受到日益严峻的外部威胁。2022 年 11 月 8 日的记者节，特稿记者杜强在个人微信公众号发文称，“最近几年，情绪性的拒绝越来越多，而且是出于对记者职业本身的反感。垃圾媒体，妓者，吃人血馒头，这种就不说了，至少还基于某种‘认识’，很多只要听到记者两个字就立刻警惕起来。”（1）来自记者在个人职业经验史中的“危机话语”，一定程度上也映照出新闻业广泛意义上的现实。公众对媒体的批评中包含有不信任情绪与冒犯性评价，这不仅关系着媒体的社会认可与公众形象，更对记者的实践工作造成了直接与间接的影响。

当前，数字媒介批评仍属于新闻业中未充分发展的领域。<sup>②</sup>以往相关研究，主要是从舆论的角度，分析公众对媒体批评生成的原因与应对思路。还有一些研究着眼于媒体

<sup>①</sup> CARLSON M. Embedded Links, Embedded Meanings: Social Media Commentary and News Sharing as Mundane Media Criticism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17(7): 915-24.

<sup>②</sup> CHERUIYOT D. Comparing Risks to Journalism: Media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Hat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1-20.

如何改进失范报道、提升报道品质，试图找到媒体更好面对外部评价的路径。但仅从舆论演化或媒体表现的角度，都不足以解释公众与媒体之间复杂的关系。国外学者用“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表示新闻界面对外部威胁与挑战时，记者群体如何通过共享的解释，维持内部的团结稳定、维护职业的权威。与记者通过话语阐释建立权威对应的是，网民通过批评挑战媒体权威，这一过程也塑造着他们的权威。数字媒介批评的发生，见证了新闻界内外的多元主体进行持续的交流和辩论，所产生的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之争，因此，可以将围绕批评产生的话语作为研究的切入口。

研究话语的重点不是对各方话语进行高低评价或道德审判，而是站以中立的立场，关注话语的阐释过程。拟采用卡尔森的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为理解框架，希望通过新闻界内外人士围绕数字媒介批评事件的话语实践，呈现出不同主体话语表达所构建的意义。研究试图解答的问题是，网民批评媒体的动机是什么，形成了哪些典型的批评话语？新闻工作者如何应对批评，形成了哪些回应批评的话语？所有的问题最终都指向，话语背后所塑造的互联网文化及酝酿的影响。

本文首先解释了数字媒介批评、元新闻话语、文化权威这些主要概念，并在对数字媒介批评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研究问题。随后，本文引入了《新京报》报道刘学州寻亲、《每日人物》报道东航客机失事、《北青深一度》对话苏州淮海街穿和服拍照女子三个案例，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案；而后，本文对三个典型案例的文本进行反复重构，对批评与回应批评的话语分别展开了具体的话语分析。

## （二）相关概念阐释

### 1. 数字媒介批评

数字媒介批评的概念由媒介批评发展而来。媒介批评（media critical）指新闻界成员之间以及新闻界与其受众之间关于新闻角色和表现的持续交流和辩论的过程。<sup>①</sup>由于批评多在报纸的内刊和学术评论版进行，以学者、社会批评家和记者为代表的专业批评者为主，通过他们深思熟虑的表达，维持着新闻界的活力和民主的健康。上世纪90年代，媒介批评作为概念被引入我国，并发展为专门的理论和学科。在国内学界看来，媒介批评不仅是新闻评论活动，还是思想和科研活动<sup>②</sup>，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批评<sup>③</sup>。

<sup>①</sup> WYATT W N. Critical Conversations: A Theory of Press Criticism [M].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2007.

<sup>②</sup> 刘建明.媒介批评学的新架构[J].当代传播,2001(06):24-27+23.

<sup>③</sup> 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1995(05):1-6.

通过媒介批评，新闻从业人员和批评者共同建立专业认同。<sup>①</sup>随着新媒体环境的改变，公众批评成倍增长，学者认为，媒介批评已从专业化的再现机制变为了日常的交往实践，传统媒介批评的概念消融于新媒体交往实践之中。<sup>②</sup>

从大众传播时代到社交媒体时代，越来越多作为非专业人士的公众获得了利用媒体传递声音的空间与机会，参与到媒介批评的行列中来。诸如大众媒介批评(popular media criticism)、数字媒介批评(digital media criticism)等概念也随之产生。前者强调参与媒介批评的主体是广大公众，后者强调公众进行批评活动的平台为非新闻平台<sup>③</sup>。由于后一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前者，同时体现了对批评内容与渠道的双重关注，本文拟选用数字媒介批评作为概念对象。来源于各个社交媒体平台的数字媒介批评，失去了统一的标准，也不再受到媒体的把关。总之，批评从专家领域走向大众领域，也变得去精英化了。数字媒介批评中存在着的非专业、不受限的言论，已与以往学者强调的，媒介批评是对新闻媒体在遵守普遍新闻原则方面的有效性进行“非愤世嫉俗”的评论发生了偏离。

## 2. 元新闻话语

元新闻话语(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理论由美国学者卡尔森(Matt Carlson)提出。该概念来源于语言学对“对象语言”和“元语言”的分类，前者代指讨论对象时使用的语言，后者指人们讨论语言本身时的语言。因此，元新闻话语表示人们谈论新闻本身时，对于新闻的公开论说。具体来说，元新闻话语是新闻业不同行动者评价新闻文本、新闻实践和接受条件而作出的公共表达。<sup>④</sup>

此前的研究很少直接关注关于新闻自身的话语。<sup>⑤</sup>而将元新闻话语视为一种理解框架或研究思路，能够从对新闻业的微观话语入手，深入到不同行动者讨论新闻业构成的话语场域，探究话语背后的观念及其蕴含的文化意涵。对于元新闻话语的研究，已经涉及到报人离职、新闻业纪念活动、新闻越轨事件等具体的领域。在国内学术界，也已开始运用元新闻话语研究新闻业的相关问题，并强调对元新闻话语保持敏感的重要性。如

<sup>①</sup> 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新闻大学,2004(03):40-44

<sup>②</sup> 谢静.正在消融的媒介批评[J].青年记者,2021(16):9-12.

<sup>③</sup> CARLSON M, ROBINSON S, LEWIS S C. Digital Press Criticism: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Donald Trump's Assault on U.S. Journalists as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1, 9(6): 737-54.

<sup>④</sup>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4): 349-68.

<sup>⑤</sup> HAAS T. Mainstream News Media Self-Criticism: A Proposal for Future Research [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06, 23(4): 350-5.

白红义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的停刊事件为例，收集并分析了报纸停刊版面、报社员工、新闻同行与读者对停刊进行阐释的危机话语。<sup>①</sup>王晨瑶同样从“危机话语”出发，通过对英文文献的相关话语内容进行分析，归纳出了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类型。<sup>②</sup>总的来说，元新闻话语既是一个将新闻描述为特定文化实践的务实话语，也是一个驱动新闻业探索新闻应为何物的规范话语，通过元新闻话语，新闻业的意义通过内外部的新闻者塑造和传播。<sup>③</sup>

### 3. 文化权威

文化权威（cultural authority）由学者斯塔尔（Paul Starr）提出，他在对医疗专业的研究中，对社会权威与文化权威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涉及通过发布命令控制行动，后者来自于提供一种服务及决定客服需求的能力，因而文化权威表示不需要用强制性工具也可以让社会认可你的角色。<sup>④</sup>尽管与律师、医生等职业相比，新闻业所需技能的专业化程度有所欠缺，但由于新闻业对于公共服务的承诺，以及这个职业对于自主性的需求提升了新闻业的专业化声誉，使得新闻人在自身以及在公众心中，基本被认为是一个专业。<sup>⑤</sup>在新闻业领域，也常用新闻权威代指文化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与国外的媒体土壤不同，在中国，新闻是政治的一部分，在新闻职业的专业化过程中，国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结构力量，在政治逻辑的统领下，新闻工作本身不被当作独立的职业领域，未完成专业化，因此在中国谈论新闻的文化权威，不能忽视特殊的本土背景。<sup>⑥</sup>另外，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工具的出现，国内外共同面对着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公众也成为与媒体竞争文化权威的力量。目前，对文化权威的研究主要是关注话语主体如何通过叙述构建自身权威。

### （三）研究综述

数字媒介批评是一个十分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目前在国内还未开展专门与系统的研究，而国外研究已经开始关注到数字平台的混乱和声音的无序，以及其中激起反

<sup>①</sup> 白红义.“正在消失的报纸”: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J].新闻记者,2017(04):11-25.

<sup>②</sup> 王晨瑶.反观诸己: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J].国际新闻界,2018,40(08):25-45.

<sup>③</sup>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4): 349-368.

<sup>④</sup> STARR P.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M]. Oxford:Hachette UK, 2017.

<sup>⑤</sup> 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J].新闻记者,2013(02):54-59.

<sup>⑥</sup> 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20(01):26-36+12

媒体表达与不文明论调。本节将对现有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与梳理。

## 1. 批评的问责功能

早期,不少学者对公众参与媒介批评秉持乐观态度,对公众批评体现的监督、问责功能予以期待,认为公众的批评在促进民主文化<sup>①</sup>和改革新闻实践<sup>②</sup>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一些学者看来,新的批评者是“第五阶层”和“看门狗”<sup>③</sup>的代表,公众可以作为专门监督机构和专业批评力量的补充。这类观点将批评行为视为公众的解放,并赞扬公众使用批评话语的权力。

在规范性的期待之下,一些学者展开了实证研究,发现公众不仅使用专业观念,还将社会观念作为评估新闻业的视角。如沃斯(Tim P Vos)、克拉夫特(Stephanie Craft)和阿什利(Seth Ashley)分析了一些政治博客作者的批评文本后发现,批评者作为“看门狗的看门狗”,大部分批评与传统的新闻专业标准共鸣。<sup>④</sup>克拉夫特(Stephanie Craft)、沃斯(Tim P Vos)和沃尔夫冈(J David Wolfgang)又对更广泛的读者群体的批评标准进行检验,发现批评中还包含着社会价值观,来自于大众的批评会对记者的专业自主构成潜在挑战。<sup>⑤</sup>由于一些社会价值观——如良好的判断力、讲真话的社会道德等——也在新闻价值观中得到支持,克拉夫特、沃斯和沃尔夫冈认为,批评者在无意中进一步“强化了专业价值观”。

数字平台不可忽视的复杂特点,带来了批评的新变化。批评话语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弥散、混乱、不严肃的面目,这加剧了学者对非专业批评者批评质量的担忧。另外,数字空间中的公共参与在本质仍然是由不平等构成的,这意味着数字媒体批评不足以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问责制。国内学者李艳红以2015年发生在社交媒体的两起大众媒介批评事件为例,从积极问责论的视角检验公众进行专业批评的效果。从研究结果来看,由于公众媒介素养的缺失、批评行动受到商业逻辑渗透、批评为政府加强媒体管制提供了合理性,公众进行批评问责的公共意义是受限的。<sup>⑥</sup>

<sup>①</sup> CAREY J W.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Case of an Undeveloped Profession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74, 36(2): 227-49.

<sup>②</sup> WYATT W N. Critical Conversations: A theory of Press Criticism[J].Critical Conversations A Theory of Press Criticism, 2007.

<sup>③</sup> CARROLL B. Watching the Watchdog: Bloggers as the Fifth Estate[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007, 28(4): 101.

<sup>④</sup> VOS T P, CRAFT S, ASHLEY S. New Media, Old Criticism: Bloggers' Press Criticism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 Journalism, 2012, 13(7): 850-68.

<sup>⑤</sup> CRAFT S, VOS T P, WOLFGANG J D. Reader Comments as Press Critic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 Journalism, 2016, 17(6): 677-93.

<sup>⑥</sup> 李艳红.公众批评与记者抗争: 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业的问责与自主之辩[J].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9,50:27 - 58.

## 2. 批评对新闻实践的影响

从批评的公共意义出发，公众的媒介批评是用户生产内容（UGC）、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开的争鸣与辩论促进了对公共领域的塑造。但正如美国学者凯瑞（James W. Carey）所言，由于缺乏持续、系统的批评，真正的批评性社区并未出现。<sup>①</sup>对于媒体与记者来说，批评不仅挑战了权力中心，也影响了新闻自主与机构文化。然而，公众的批评毕竟属于一种新闻反馈，无论媒体是否乐意接受，批评的话语都如同一面镜子，反映了公众眼中的媒体，通过参照这面镜子，也进一步影响着媒体的社会认知与后续的新闻实践。

现有的研究证实了记者面对数字技术来袭时的被动——失去了对叙事的控制权<sup>②</sup>。记者对批评的态度与回应如何，成为一个细微的研究入口。传统媒体时代，以库姆斯（W. Timothy Coombs）提出的防御-调节模式（defensive-accommodative continuum）为代表，以说明记者应对批评时运用着从完全蔑视过渡到接受指责的防御策略。<sup>③</sup>基奥（Torbjörn von Krogh）和斯文森（Göran Svensson）在验证该模式的基础上，发现记者对批评存在着既接受又排斥的矛盾心理。<sup>④</sup>谢吕约特（David Cheruiyot）总结了批评的几种类型，分别是冒犯的、不理智的、无根据的、建设性的以及分析性的批评，发现尽管记者仍然不欢迎批评，但高质量的批评是被呼吁的，他们并希望借此解决新闻实践的缺陷。<sup>⑤</sup>

由于不赞成和判断的表达是媒介批评的基本组成部分，来自公众的批评主要涉及的是“新闻失败的叙述”。对于批评者常常表达的意见，记者仍对他们的职业角色感到有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当批评表现得更激进，表现出强烈的诉求，也可能会演变为一些自下而上的批评行动，如针对媒体的标签运动<sup>⑥</sup>、对媒体记者的线上骚扰<sup>⑦</sup>、数字仇恨下的暴民审查<sup>⑧</sup>等。不能排除其中包含一些有组织的反媒体力量，但此种追求占领传

① CAREY J W.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Case of an Undeveloped Profession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74, 36(2): 227-49.

② KREISS 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Journalists[J]. Journalism, 2019, 20(1): 27-31.

③ COOMBS W T.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Crisis Situations: Better Responses Fro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8, 10(3): 177-91

④ VON K T, SVENSSON G. Media Responses to Media Criticism[J]. Nordicom Review, 2017, 38(1): 47-64

⑤ CHERUIYOT D. Popular Criticism that Matters: Journalists'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Media Critique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12(8): 1008-18.

⑥ BONILLA Y, ROSA J. # 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15, 42(1): 4-17.

⑦ LEWIS S C, ZAMITH R, CODDINGTON M. Online Harass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 - Audience Relationship[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47-67.

⑧ WAISBORD S. Mob Censorship: Online Harassment of US Journalists in Times of Digital Hate and Popu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30-46.

播空间的批评行动，无论是对记者个人，还是对媒体组织，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冲击与破坏。

### 3. 批评的风险与记者的应对

数字空间的批评性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黑暗部分，尽管一些非理性话语的存在反映了言论自由充分运作的价值，但当冒犯的、不理智的、无根据的批评随意使用，以及伴随着诋毁媒体、甚至反媒体的话语出现时，将会为新闻业带来难以承受之重。

在全球民粹主义思潮和保守政治势力盛行的背景下，出现了基于政治立场攻击、抵制媒体，以将媒体不合法化的现象。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使用“假新闻”“人民的敌人”等话语攻击与其立场相悖的媒体为代表，这些敌视媒体的标签被大范围使用与传播，使得公众越来越容易接受对媒体的批判性的态度，也加剧了政治极化与政治不信任。<sup>①</sup>一些欧洲的政治右翼对主流媒体进行猛烈的攻击，还建立了自己的替代性媒体。<sup>②</sup>研究指出，这些极右翼替代性媒体在通过内部人立场、专家立场、受害者立场、公民立场、激进主义立场进行批评，直接挑战了传统媒体的新闻权威。<sup>③</sup>当批评成为一种攻击异己的武器，不仅记者被置于在一个备受骚扰的环境中，也使得对媒体的信任逐渐下降，怀疑主义成为越来越容易接受的观点。<sup>④</sup>

现有研究展示了记者如何捍卫专业权威，如利用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维护共同的价值观，利用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来保持专业领域的稳定，利用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承认错误并巩固现有范式。学者认为，记者需要通过特有的话语策略维持对新闻业的话语控制。劳伦斯（Regina G. Lawrence）和穆恩（Young Eun Moon）研究了2018年美国记者在参与“We are not fake news”网络运动中对新闻的捍卫，指出记者通过参与公共话语来重新维持他们的权威。<sup>⑤</sup>话语成为记者维护权威，进行反批评努力的核心。

<sup>①</sup> CARLSON M, ROBINSON S, LEWIS S C. Digital Press Criticism: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Donald Trump's Assault on U.S. Journalists as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1, 9(6): 737-54.  
<sup>②</sup> ROBERTSON C T, MOURÃO R R. Faking Alternative Journalism? An Analysis of Self-Presentations of "Fake News" Site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11-29.  
<sup>③</sup> FIGENSCHOU T U, IHIEBÆK K A.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edia Criticism in Far-right Alternative Media[J]. Journalism studies, 2019, 20(9): 1221-37.  
<sup>④</sup> CARLSON M.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e Role of Media Criticism [M].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iz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3-79.  
<sup>⑤</sup> Lawrence R G, Moon Y E. "We Aren't Fake News": The Information Politics of the 2018# FreePress Editorial Campaign[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2): 155-73.

## （四）研究问题

回顾文献后发现，国外研究已经关注到，公众的批评不仅表现为监督、问责的鞭策性力量，还展现出冒犯、骚扰的破坏性力量，关于批评的暗面已逐渐成为研究重点。相较之下，在国内有限的研究中，李艳红对 2015 年发生的上海外滩踩踏事件和姚贝娜去世事件为案例，分别探讨了公众的批评与记者的回应，发现公民监督媒体的公共意义受限。<sup>①</sup>药琦、谢紫怡以 2022 年的刘学州事件为案例，发现公众的批评以恒定的道德观念替代争议焦点，认为社交媒体中的世俗批评缺乏现实批判潜力。<sup>②</sup>国内学者对数字媒介批评的国内实践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在快速变化的互联网环境下，丰富的话语资源场还有待继续挖掘。

本研究将遵循李艳红的研究脉络，同时关注公众对媒体的批评与记者的回应，将新闻业内外不同行动者的话语协商过程纳入，这正属于针对热点事件而产生的元新闻话语。由于李艳红仅仅只是展示案例中不同主体的话语内容，没有进一步进行话语分析，因而没能解释话语背后更深刻的内涵。另外，她预设了积极问责论的立场，属于新闻本位的规范论，没有顾及到数字时代大众媒介批评更加复杂多样的特点。基于此，本研究会在元新闻话语的框架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分析话语本身，以及话语场的角逐，希望从微观维度加深对当今中国数字媒介现状的理解。本文具体聚焦的研究问题是：

- （1）在各大社交平台，数字媒介批评中批评的阵营和回应批评的阵营包含哪些主体？
- （2）如何从元新闻话语的角度解释批评与回应批评的话语阐释过程？
- （3）两个阵营分别生成了哪些典型话语，他们如何通过叙述构建各自的文化权威？
- （4）数字媒介批评体现了不同话语主体对于当下新闻业什么样的理解？

## （五）研究方法

本节解释了三个数字媒介批评案例被选取的原因，并分别对三起案例进行介绍。随后介绍了三起案例的资料收集情况，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

<sup>①</sup> 李艳红. 公众批评与记者抗争：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业的问责与自主之辩[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9, 50: 27 - 58.

<sup>②</sup> 药琦, 谢紫怡. “心惊暴”迷思：从刘学州事件看世俗媒体批评[J]. 新闻记者, 2023(04): 3-13+96.

## 1. 案例的选择与介绍

本研究选取发生在 2022 年的三起数字媒介批评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它们分别为：《新京报》报道刘学州寻亲、《每日人物》报道东航客机失事、《北青深一度》对话苏州淮海街穿和服拍照事件当事人。作为发生并不久的舆论事件，三起案例在社交媒体上均产生了较高的热度，因此具有新鲜度与研究的重要性。其中，前两个案例被《新闻记者》杂志纳入 2022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sup>①</sup>，也说明案例具有重要地位。

三个案例也各有侧重，既可以增加资料文本的丰富性，也拓宽了研究主题的解释阈值。它们涉及的不同面向是：（1）三个案例分属不同传统媒体旗下的子媒体，体现了不同媒体探索转型的差异状况；（2）三个案例有着不同的报道呈现方式，分别为短视频新闻、故事性新闻、对话体新闻，研究可以有差别地带入对媒体实践情况的了解；（3）三个案例涉及不同的操作争议，涉及平衡报道、灾难报道伦理、新闻源使用等问题，即争议文本具有复杂度。具体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案例介绍表

研究案例	报道时间	报道媒体	呈现方式	操作争议
《新京报》 报道刘学州寻亲	2022. 1. 24	《新京报》 “我们视频”	短视频新闻	不平衡采访、未成年人报道问题等
《每日人物》 报道东航客机失事	2022. 3. 22	《人物》杂志 “每日人物”	故事性新闻	遇难者家属的采访问题、隐私问题、社交媒体信息使用问题等
《北青深一度》 对话苏州淮海街穿和服拍照事件当事人	2022. 8. 18	《北京青年报》 “北青深一度”	对话体新闻	不平衡报道、信息源单一、舆论引导问题等

### （1）《新京报》报道刘学州寻亲

2022 年 1 月 24 日凌晨，寻亲少年刘学州在三亚海边轻生，后经抢救无效死亡。少年生前留下了一段颇富戏剧性的寻亲故事——主动在网络发布寻亲视频，成功认亲后不久，却被生母拉黑。由于众多媒体介入报道，及其本人在抖音、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的

<sup>①</sup>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王侠.2022 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23,No.479(01):22-28.

活跃，刘学州的寻亲生活一直毫无保留地呈现在公众眼前，乃至与亲生父母产生间隙，也使得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受到些许争议。

刘学州在提前准备好的遗书中回应了这段争议，表示因生父母的“添油加醋”而遭遇网络暴力，他陈述了自己如何遭遇生父母的二次遗弃，并回顾了自己悲惨的过往，这引发了公众极大的同情。由于刘学州曾于1月19日发布了一条微博，反驳了同日其生母对《新京报》的“独家回应”（10），成为《新京报》被批评的直接导火索。《新京报》的报道《寻亲男孩刘学州生母谈“拉黑”隐情：曾借钱让儿子旅游弥补》，仅呈现了刘学州生母的一家之言，间接将刘学州放置在不利的舆论境地。批评者认为，是《新京报》不平衡、不负责任的报道，使刘学州遭遇网暴，认为媒体应对刘学州之死负责。抨击《新京报》的批评者不断涌现，当日，微博话题#新京报带头网暴#登上热搜。

一些新闻业界人士指出，《新京报》的原始报道是出自其短视频新闻栏目“我们视频”，其总共对刘学州寻亲事件进行了4篇不同的报道，采访刘学州的生母只是系列报道中的一则。另外，根据微博官方发布的数据，刘学州是在1月17日到18日收到大量私信攻击，而《新京报》被诟病的报道在19日才发布，因此并不能说明《新京报》的报道是导致刘学州被攻击的源头（9）。但部分业界与学界人士也认为，《新京报》的教训提示媒体需要更加审慎地进行专业报道，加强对传播伦理的再认识，尤其是对报道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在社交媒体上，激进的批评声不断出现，要求《新京报》道歉和接受处罚。《新京报》并未对此作出公开回应，其微博评论也暂时关闭。批评持续了较长一段事件。1月27日，《北京日报》官方微博发布评论文章，并附上话题#乌合之众的网暴行为真的管不了吗#，本意是想引导公众反思网暴，督促加强法律监管与平台责任，但被解读为是将媒体的失责转嫁给“乌合之众”，是在帮助《新京报》转移矛盾焦点。1月27日下午，媒体报道刘学州遗体被火化，评论区中要求问责《新京报》的声音仍然存在。1月28日，刘学州事件40个微博账号被永久禁言，仍有部分网民指出应该处罚《新京报》。

## （2）《每日人物》报道东航客机失事

3月21日，东航MU5735航班执行昆明至广州任务时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联并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下落不明。22日13时，《人物》旗下公众号《每日人物》发文《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记录了MU5735航班逝者的故事，该报道迅速刷屏。较高的热度也为文章带来了争议，认同者称，这篇文章在灾难后的悲情中发出了宝贵的声音，质疑者则表示，救援工作还未结束，文章发布过快，过分煽情的描写也为阅读带来了不适。对此，

《每日人物》在公众号的留言中置顶回复称“空难里的人应不应该被报道？我们认为，在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每一个当事人都值得被记录。我们写下他们的经历，是为了告诉大家，他们和我们一样，是普通的、鲜活的人，不是一组数字。就像一位读者留言，总要有人去把这 132 位扩容和延展，我们才能了解，他们的人生如此可贵，因此每一场灾难都是需要尽力避免的。写下他们的故事，是记录，是警醒，也是反思。”

当日晚，微信公众号“肖一凉介”发文《「人物」报道笔下的侵扰悲痛问题》将这场讨论推向了高潮（11）。文章谈到，记者有义务确保不向遇难者家属透露任何关于遇难者死亡的信息，报道中大量细节描写和情绪化的文字，也容易造成对受害者及其亲属的二次伤害。这篇文章同样很快刷屏，进一步促进了对媒体进行灾难报道与新闻伦理的辩论，同时也导致了部分舆论的转向——越来越多记者开始捍卫他们在灾难中进行必要报道的权利，认为媒体在有限的操作空间内寻求对真相的突破，不应该被如此苛责。也有一些学者批评“肖一凉介”的观点，认为其强行将国外的理论套用到中国的灾难报道现实，与业界的实际操作存在脱节。

《每日人物》的微信原文章先是被限制了转发与分享，后来被删除。23 日晚，《冰点周刊》官方微信同样发布了对东航遇难者的采访报道（13），标题特意强调“我愿意讲述”。随着更多媒体的跟进报道，对于《每日人物》的稿件争论逐渐平息。

### （3）《北青深一度》对话苏州淮海街穿和服拍照女子

8 月 10 日，一名女子在苏州淮海街穿着和服拍照时，被警方以“寻衅滋事”带走调查，5 小时后才被允许离开。8 月 14 日，该事件经过微博曝光，引发了广泛的网络关注。网民争议当事女子穿和服拍照是否合适，也有网民质疑民警执法的妥当性。

8 月 18 日，《北京青年报》的深度报道部官方号《北青深一度》在公众号发文《苏州淮海街穿和服女孩：未见禁穿和服拍照规定，二次元群体也很爱国》，是事发后唯一对此事进行公开报道的官方媒体。文章通过与当事女子的对话，从当事人的角度呈现了事件更详细的细节与经过。稿件中提到女子的衣服、鞋袜被派出所没收，进一步引发了公众对民警执法行为的质疑。报道刷屏传播过程中，网民都表达了对《北青深一度》魄力的赞赏，认为其公正地还原了事实。但也存在部分批评声，认为文章没有采访到苏州警方，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平衡。一些微博的保守派大 V 认为，报道避而不谈穿和服的敏感时间节点，而引向警方的执法问题，使苏州警方的形象被报道破坏，造成不可逆的后果。由于文章传播后不久就显示“已被发布者删除”，这使原先留有的质疑变得更有理由，批评者更加相信原报道所存在“差错”。在文章已经大面积扩散的情况下，他们

认为《北青深一度》需要对文章为何被删，以及文章的问题作出解释。

8月19日，《北青深一度》在官方微博报道了事件的后续，称苏州警方已经将衣物衣服归还苏州传和服女子，并对她表示关心。这篇简短的消息报道可以被视为媒体对上一则报道的态度。但不久后，这条微博同样被删除。两次报道均被删除，且媒体都没有进行回应。有批评者认为，这是媒体通过使用删除报道的套路，快速模糊化原始信息，逃避作为最初报道者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一些持“穿和服等于不爱国”观点的保守派大V，在这段期间一致接了某日本避孕套的广告，被网友戏称为“冈本六君子”。这些微博大V的粉丝，涌进了《北青深一度》的微博评论区，质问媒体为何删文时，配上了“和服等于冈本”的文字与表情图，试图解构网友的嘲讽，以在媒体评论区留言的形式表达反对。

## 2. 研究方法

本文将公众批评的话定义为批评话语，将记者回应批评的话语定义为反批评话语。对于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中生成的批评与反批评话语，使用多种方式，并在多个时间段进行了文本的收集：（1）在三个案例分别发生的阶段，笔者使用网络游击民族志（online guerrilla ethnography）的方式，在互联网社区进行沉浸观察，大致涉猎到不同话语主体的立场与观点，收集到了部分最原始的线上讨论资料。这一阶段，舆论尚在发酵，收集到的话语是一手、直接，偏情绪化的。（2）在论文撰写阶段，三个案例的舆论态势已经平稳，笔者再次进行线上话语收集。第二阶段的收集不仅可以检索第一阶段资料收集中可能遗漏的话语，也能收集到事发后一些表现得更为理性、客观的声音。由于数字记忆的脆弱性，在事隔许久后再收集资料，会发现一些过去存在的言论已经设限或显示不可见。因此，两个阶段资料的结合，更能呈现样本的全面性。资料收集的具体内容如下：

首先，收集引发舆论争议的元新闻报道，以及其它媒体的相关报道和评论文章。通过对大量新闻和评论的浏览，把握了事件发展的脉络。研究者在微博、豆瓣上的热门发帖与转发、回复，以及微信热门文章和回复中，大致了解到不同的观点和观点间的交锋。另外，研究者还关注三个案例中的微博话题，保存话题相关讨论与数据。

其次，以微博平台为主，分别以“新京报”+“刘学州”、“人物”/“每日人物”+“东航”、“北青”/“北青深一度”+“和服”/“苏州”为关键词，在各个社交平台进行检索和筛选批评与反批评话语。由于特定话语的隐蔽性，一些没有用到全部关键词

的博文无法在微博广场中搜索出来，因此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主动寻找。对于批评话语，研究者是从微博提供的V影响力榜单中寻找，此榜单提供了公共讨论中发声较大的意见领袖，通过浏览这些意见领袖的微博，所找出的他们批评媒体的声音相对来说会比较重要；对于反批评话语，研究者主要是浏览记者公开的社交媒体账号，从他们的社交平台找到当时对于批评的回应。一些传媒类公众号在有关媒体的热点事件中会收集一些记者对此的看法，这些记者的公开言论也是研究者资料的来源之一。另外，由于部分记者选择将个人言论发布选择在更加私密的场合，部分从朋友圈、群聊等渠道收集到的记者话语，已经获得当事人准许。除在社交媒体公开表明身份的记者，其余新闻人的身份将进行匿名处理。

资料收集的截止日期为2022年11月30日，经过筛选后，最后的核心文本为，《新京报》案例中，92条批评话语，40条反批评话语，15篇相关文章；《每日人物》案例中，53条批评话语，33条反批评话语，17篇相关文章；《北青深一度》案例中，79条批评话语，12条反批评话语，5篇相关文章。

对于收集到的元新闻话语，将使用卡尔森提出的三个阐释过程来理解，它们分别为：（1）定义建构（definition making）：建构一套对新闻业理解的共享的语言；（2）边界设定（boundary setting）：通过阐释建构或重构界合理实践的边界；（3）正当化（legitimization）：建构新闻业的正当性，尤其是对新闻业知识生产者的认识权威的有效协商。<sup>①</sup>对批评话语的具体分析，本文采取质化研究的路径，对收集到的文本反复阅读，检视不同话语主体如何对同一话题对象展开不同视角及层次的言说与对话，在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再将这些话语文本重新打散和归类，最后归纳出具有共识性的分析主题。

<sup>①</sup>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4): 349-68.

## 二、迈向数字媒介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数字媒介批评是元新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元新闻话语也为数字媒介批评提供了对新闻界内外各种行动者关于新闻表达的理解框架。但舆论场中的话语毕竟是流散与漫无边际的，借助于阐释共同体的概念理论，可以为庞杂的元新闻话语提供可被具体归纳的类别。本章是对阐释共同体的理论解读，同时提出了将批评者与反批评者分别都视为新闻阐释共同体的解释方案。

### （一）阐释共同体的理论溯源

#### 1. 共同体

阐释共同体从共同体的理论而来，属于共同体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早期的“共同体”强调成员间基于群居特性而产生的聚集行为。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为共同体最早表现为血缘共同体，后逐渐分化为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这三类形式都依赖人类彼此间紧密联系。<sup>①</sup>随着西方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传统的人与土地、人与人的依附逐步弱化，共同体内涵的演变体现出一种“脱域性”，即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可以不再受地域的约束，而是藉由信息、媒体等形成“不在场的在场”，转化为“想象性互动”。<sup>②</sup>美国学者安德森（Anderson）认为印刷媒体的普及，为互不认识、也无法相遇的人们提供了联结和集体意识，他将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sup>③</sup>共同体的发展为不仅可以表现为现实层面的接触、交往，也可以是成员间以信息为媒介实现的观念互动与认同。

#### 2. 阐释共同体

多位学者都曾对阐释共同体进行过界定，比较经典的论述来源于文学理论家费西（Stanley Fish）。其在论述读者的阅读理论时提出，不同的读者阅读同一或不同文本时，因阐释策略不同，会产生相近与不同的反应，因而用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表示采取相同或相似的阐释策略而产生同一文本的读者群体。<sup>④</sup>阐释共同体建立了社会成员如何识别、创造、体验和谈论文本的约定。

<sup>①</sup>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商务印书馆，2019:87.

<sup>②</sup> 秦琼,彭涛.共同体传播:一种被忽视的传播形态[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38(08):24-29.

<sup>③</sup> [美]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人民出版社，2005:9.

<sup>④</sup> FISH S.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0.

美国学者泽丽泽 (Barbie Zelizer) 借用费西的文学研究, 在 1993 年首次提出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y), 将阐释共同体这一概念引入到新闻领域。其将目光投注于新闻职业群体的自我阐释, 并没有将新闻作品的受众作为阐释的主体。<sup>①</sup>在泽丽泽看来, 记者不属于专业性很强的职业, 新闻业也很容易受到政治、经济等外部力量的影响<sup>②</sup>, 因此, 她抛弃了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 从文化权威的实践看待新闻。泽丽泽认为, 作为新闻阐释共同体成员的记者, 因共享着各种职业规范、信念、仪式、常规, 通过话语的阐释建构着有关职业的意义, 从而维护新闻职业的正当性及新闻专业的文化权威。<sup>③</sup>泽丽泽的阐释共同体也常被译作阐释社群、诠释共同体, 为了行文统一, 本文一致采用阐释共同体。

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和新闻业作为文化权威, 共同构成了泽丽泽开创的文化研究范式。<sup>④</sup>以泽丽泽根据博士论文出版《报道总统之躯》(Covering the Body) 为标志, 意味着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 新闻社会学研究的文化路径的正式转向。即, 从以前通过关注新闻生产过程的专业特质, 研究新闻业如何建构现实, 逐步转至关注新闻业如何通过特有的叙事建构职业权威, 研究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sup>⑤</sup>

### (二) 数字媒介批评中的阐释共同体

阐释共同体围绕体热点时刻 (hot moments) 展开, 数字媒介批评正属于引起批评者与回应批评者进行新闻集体阐释的热点时刻。本节会先对阐释共同体中记者的阐释工作进行介绍, 再提出在数字媒介批评发生时, 除了记者的阐释共同体, 也可以将批评者视为阐释共同体。

#### 1. 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

记者的阐释共同体借用文化、话语、叙述、集体记忆等阐释新闻, 这些阐释可能立足于当下的热门事件, 也可能是面对共同的过去。泽丽泽将记者的这种阐释模式划分为聚焦现在的现时模式 (local mode) 与回溯过去的延续模式 (durational mode)。

以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关键事件为案例, 泽丽泽对美国记者在报道中扮演的角色和阐释行为进行了长时间段的研究, 发现记者先是通过现时模式进行现场目击报道, 以事件

<sup>①</sup> 张洋. 中介化的新闻想象: 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意义新探[J]. 新闻记者, 2020, No. 449(07): 70-80.

<sup>②</sup> ZELIZER B.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 10(3): 219-37.

<sup>③</sup> ZELIZER B.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 10(3): 219-37.

<sup>④</sup> 白红义. 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08): 25-48+126

<sup>⑤</sup> 白红义. 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08): 25-48+126

目击者的身份进行有策略性的叙述；再通过延续模式，在过去与现在的较长时间轴中，获得多次讲述关于刺杀案故事的机会，以此塑造关于历史事件的集体记忆。<sup>①</sup>除新闻机构以外，白宫、社会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也提供了肯尼迪遇刺的说辞版本，但记者并未将解释的权威让渡，在三十年的不断竞逐中，最终还是新闻人的版本占了上风。通过现时模式与延续模式的双重时间（double time），记者获得了使叙述被流传与被信服的文化权威。

文化权威处在不断变动的关系之中，受新闻业内外不同行动者互动的影 响。但正如安德森的批评<sup>②</sup>，泽丽泽的阐释共同体虽然抛弃了原有的新闻分析框架，但因仅强调对专业的叙述来建立权威，其对专业的理解仍停留在结构功能取向的基础上，忽视了专业工作与实践之间的联系。<sup>③</sup>阿勃特（Abbott）指出不同的工作会为了专业管辖权（jurisdiction）而相互竞争<sup>④</sup>，新闻业同样有争夺管辖权的诉求，需要从关系理论的角度对文化权威重新界定。

## 2. 批评者作为阐释共同体

21 世纪的传播环境见证了技术、经济和政治等因素构成的对新闻的挑战，导致了新闻权威的削弱。<sup>⑤</sup>新闻权威陷入危机，最直接的冲击是来自民间的公众。由于公众具有非理性与粗糙的一面，他们广泛参与对专业的讨论，以舆论的形式发挥影响，已被视为新闻场域中竞夺文化权威的对手。<sup>⑥</sup>公众获得了所谓公共叙述与公共传播的机会，使新闻业作为正确、真实的仲裁者的地位受到撼动，应对来自公众的挑战，新闻业文化权威的塑造与消解在同时进行。因此，新闻阐释共同体面临的新课题是，既要重新考察记者如何重构共享的话语以捍卫文化权威，也应该检视公众如何通过叙述工作形成自己的文化权威，及其对新闻权威造成的现实影响。

将意义阐释的边界放开，又回到了费西解释不同读者阅读文本的阐释共同体理论，可以认为，受众在意义解读中具有能动性，持有相似阐释策略的受众构成了阐释共同体。泽丽泽聚焦于记者的专业阐释，将阐释新闻业意义的话语权力封闭在新闻职业社群中，

<sup>①</sup> ZELIZER B.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sup>②</sup> ANDERSON C. Journalism: Expertise, Authority, and Power in Democratic Life [M]//HESMONDHALGH D, TOYNBEE J.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48-64.

<sup>③</sup> 白红义.边界、权威与合法性: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8):25-48+126

<sup>④</sup> ABBOTT A.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sup>⑤</sup> TONG J. Journalistic Legitimacy Revisited: Collapse or Revival in the Digital Age?[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6(2): 256-73.

<sup>⑥</sup> 陈楚洁,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J].新闻大学,2015(05):139-148.

而费西看重阐释的开放性，解构了文本的权威性，从根本上否定了作者对意义解读的决定作用。<sup>①</sup>因此，按照费西的阐释共同体原意，新闻的意义并不在于记者如何自我言说，而在于公众的阐释。数字媒介批评是由公众发起对媒体表现、新闻专业的讨论，记者进行集中回应的热点时刻，体现了公众与记者如何进行文化权威之争。新闻界面对来自公众的批评，通过圈内人与圈外人的叙事，划定专业的边界，维护着作为专业人士的权威；而批评者通过持续的批评话语行为，实现了批评被广泛传播的可能，表现出圈外人对抗圈内人，以及为自我赋权的论调。因此，若将应对批评的记者群体作为职业的阐释共同体，那些主动发起对媒体批评的公众也可视为一种阐释共同体。

将数字媒介批评中批评与回应批评的话语社群分别视为批评的阐释共同体与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可以检验两个阐释共同体如何围绕与媒体、专业相关的内容进行话语阐释，如何通过各自的话语叙述建构作为叙述者的权威。两个阐释共同体通过话语展开你来我往的辩驳，也体现了它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对方的权威，这种相互的争鸣形构着二者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

---

<sup>①</sup> 张洋.中介化的新闻想象：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意义新探[J].新闻记者,2020,No.449(07):70-80.

### 三、问责与批驳：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可以划分为以网民、网络意见领袖（媒体记者除外）为代表的批评者。他们以主动发起批评的姿态上场，是一种反应式的话语共同体。根据元新闻话语的分析框架，批评的阐释共同体的阐释过程体现为：通过定义建构来指出媒体报道存在的问题；通过边界设定来划分他们是否愿意接受的媒体边界；通过正当化来建立批评者自身的权威。

#### （一）问题定义：对媒体“错误”的舆论审视

三起数字媒介批评事例，都是由媒体的争议性新闻操作而触发，都可以被归结为一些具体的“错误”。大众批评者从不同维度阐释他们所理解的媒体“错误”，展开对报道问题的界定与评述。

##### 1. “新闻史上的耻辱夜”：专业准则与职业操守的堕落叙事

受新闻领域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影响，公众参与专业阐释时，大多数批评话语会与传统的新闻专业标准产生共鸣。三起案例中，《新京报》《北青深一度》主要涉及的是不平衡采访，《每日人物》涉及灾难事故的采访与信息处理。批评者通过对专业议题的开放式辩论，指向媒体不遵守专业准则、背离职业人的操守，将媒体的操作行为视为越轨。

首先是对媒体专业准则的评论，批评者借用真实、客观、平衡等基本新闻原则进行立论，对专业标准的运用停留在较为基础的认识层面。微信公众号“赫兹实验室”用真实和客观来评价《新京报》的报道失误，认为真实是“包括当事人在内的三人以上的证据链条”，客观是“包含对双方当事人的采访”，因为没有对刘学州生母的采访内容进行“走访调查”，未成功对话刘学州本人，因而报道也“放弃了复原新闻全貌”（2）。微信公众号“远方青木”将平衡报道解释为三方采访，强调平衡是“行业最基础的操作原则”，但新京报“压根就没采访刘学州，更没采访第三方”，因此“在网络上给刘学州判了死刑”（3）。

从“证据链条”“走访调查”“必要的三方采访”这些表述来看，批评者对媒体的专业履行具有较高的期待，这种朴素的认知推动了其对专业要求的绝对化。倘若媒体表现与之不符，批评者会进行否定性的道德推断。《新京报》未成功采访到刘学州，与刘学州的去世都是既定事实，“因为前者而导致后者”成为批评者的事实判断。因此，是

《新京报》按“按自己的喜好”“发一篇只写了部分事实的报道”，从而“轻易逼死了一个人”（3）。《北青深一度》同样也受到类似的指责，对话当事女子的新闻发布后，批评者称报道是用“模糊的用词”“无影的三方求证”，导致警方形象受到破坏。

批评者通过结果进行有罪归因，强调媒体的倾向性、不全面报道的舆论破坏力，以此重申媒体遵守专业规范的必要性。为了加强批评的震慑，部分批评者还引用法律指出媒体的专业失误：认为《每日人物》的报道提前披露了失联人员的信息，有侵犯隐私之嫌疑；认为《新京报》的报道漠视刘学州的心理承受力，没有尽到《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原则；还有批评者列举《民法典》规定的媒体合理核实义务，要求追究《新京报》报道的民事法律责任。社交媒体上充斥着这些直接的论述，批评媒体未履行深入调查与采访的职责，不遵守职业规范乃至法律法规。

更进一步，批评者认为媒体的表现不只是简单的操作失范，而是媒体记者摒弃专业准则、失去职业操守的结果：

当一家媒体只考虑角度和流量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媒体的品格和良知。（4）

批评者将记者的采访报道视为目的化和功利性的选择，认为是媒体追求使报道“既有流量加持”“又安全稳妥”（4），因而主动放弃了专业的原则与操守。这种批评话语的背后蕴含了一套媒体堕落的叙事。《新京报》与《每日人物》的报道，都诠释了批评者所使用的“人血馒头”一词的适用性——通过将当事人的受难与媒体的“嗜血”报道相联系，讽刺媒体的报道是对他人苦难的消费。当批评者断言报道都是为了“流量”和“噱头”时，报道的逻辑也成了流量的逻辑。批评者强调“在筒中互联网里这么做的媒体远不止《新京报》一家”，也在表达一种媒体集体的堕落：同样对刘学州生父母进行过采访的《红星新闻》被描述为“吸血媒体并没有放过如此‘吸血’的机会”，最后，“在新京报带头下，很多媒体根据新京报的报道内容制作了相关的视频，形成了一场全面‘围剿式屠杀’。（5）”

## 2. “媒体的手应该伸多长”：对媒体公共角色与公共价值的强调

批评者从道德观念出发，展开对媒体“社会公器”角色的讨论。三个案例中，《新京报》涉及未成年人报道，《每日人物》涉及灾难报道，《北青深一度》涉及对争议性公共事件对的报道。批评者认为，除却在专业准则上的失误以外，媒体也未尽到良好的公共服务使命。

《新京报》的案例中，刘学州死亡带来的震撼，使媒体陷入缺失人文关怀和道德责

任的质疑。《北青深一度》的原稿被删后，批评者称媒体是故意“装聋作哑”，回避了向公众进行解释说明的责任。批评者认为，对于官方媒体的公共角色，亟需重新讨论和规定。在他们看来，媒体拥有轻而易举的影响力，却忘记了扛在肩上的责任和使命。追求“kpi”、主张“报道够快、流量够大”（14），是批评者眼中媒体的乱象之源。他们认为，《新京报》将报道重点放在刘学州与生母的纠纷上，《北青深一度》的报道披露警方没收女子鞋袜的信息，都达到了“博眼球”的目的。而正是媒体“成天报道一些蝇营狗苟的肤浅信息，浪费了宝贵的资源”（15）。

批评者愤懑于媒体报道的趋向变化，认为媒体越来越偏好私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的事务，越来越倾向关注个人生活、情感的价值而不是公共的价值，因而对这种报道视野的窄化表示介怀。当然，此类批评话语无形中将私人事务的报道与“流量”“轰动”“眼球”相绑定，默认在经济效益的排序上，私人领域的报道优于公共领域的报道，因为个人生活的报道更容易被奇闻化，这种观点进一步强化了对媒体只顾追求轰动与盈利的指控。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发文称，媒体热衷于制造动人的故事，形成了破镜重圆、失而复得、好人好报等固定模式，但若只顾靠故事触发感受，而回避新闻应该凸显的复杂现实，“这样培养起来的读者，和这样的读者催生出来的媒体，大概也总是会处在相互利用又相互厌弃的状态”（6），这一批评话语设想了媒体过度追求奇闻故事创作的结果——公众的关注资源会被耗尽。

呼吁关注公共事务而不是个人事务，这在《每日人物》的案例中最为典型，东航坠机的灾难事故直接引发了批评者对新闻公共价值的讨论。因为原报道在事故发生次日便发布，过快的新闻时速被批评者诟病，认为媒体“在对遇难者‘故事’的挖掘背后，可以再等一等”（16）。在具体文本内容上，批评者认为，原文的三段行文都是先给乘客画像，再写动态情况，这是将讲故事的价值凌驾于事实的价值之上，有煽情报道之嫌（17）。搜救还在进行时，关于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会造成二次伤害的观点已成为主流。批评者声称，“如果采访通篇只是煽情渲染家属的悲伤，那根本不用媒体报道大家都能体会当事人的痛苦”（18）。

概言之，批评者认为，灾难报道需要有人文关怀，但不能过分煽情，需要时机而不是时速，需要新闻而不是故事。通过对报道的公共价值的表述，批评者将媒体公共服务的责任放在了首位，认为应灾难报道的重点应该是伤亡情况、救援情况、事故调查进度等事实。而对于个体故事的报道，批评者带有一些理想色彩地指出，只需基于对逝者的尊重，“和家属站在一起，企盼生命的奇迹”（73）。可以说，批评者的这套叙述话语

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公共报道与个人报道之间的二元割裂，断定公共报道高于个人报道，否定对灾难个人报道的价值——但不存在不包含个体经历的公共报道，批评者排斥报道的时效性、情感元素与个人故事，一定程度上也是将自身作为公众一员的身份撇开了，因为其忽视了媒体报道的选择是来源于公众的需求。

### 3. “境外 BBC 境内 BB 京”：对媒体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质疑

公众对新闻业的认识是复杂的，抛开基本的新闻认知，还包含着各种文化与意识形态观念。三起案例中，一些批评者并未从专业规范的角度评价媒体，而是纯粹进行对媒体价值立场与意识形态的评判，这些非新闻专业的讨论，构成了更加广泛与多元的元新闻话语。

《北青深一度》的案例较为典型，“煽动舆论”“带节奏”是批评话语的核心。由于报道事件涉及“穿和服是否爱国”的争议，持保守派观点的批评者认为，是媒体的倾向性采访，将和服事件引导至对公安执法行为的争论，造成了舆论的偏离。批评者称，反对警权滥用，但不赞同污名化执法机构，因为“对于一个稳定社会的颠覆往往就是从对执法机构的煽动攻击开始的”（19）。报道发生后，认为警方“滥用职权”，支持“和服自由”的声音变多，这种舆论结果使批评者感到不满，因而认为是媒体有目的的参与炒作策划，成功煽动了舆论和社会认知。

将舆论局势视为是媒体的有意操纵，持着这种猜想，对媒体的怀疑论、阴谋论的观点逐渐涌现。批评者暗示，和服事件发酵日与日本投降纪念日临近，特殊的时间节点承载的历史民族意义，从而将事件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一些极端的批评者因此称，媒体的报道是“故意转化历史认知”，“为日本侵略者洗地”（20）。《北青深一度》的两篇新闻被删除，更增加了批评者批驳的理由。他们对文章被删本身进行解读，认为这既是媒体“换个姿势再炒一番”、“留下偏颇的文章印象来煽动挑拨”，也是“带完节奏后的脱身方法”、“避免群众发现他的问题”（21）。

这种随意揣度媒体的评论在《新京报》《每日人物》的案例中也有体现。正如一位网民评价刘学州事件时称，“境外 BBC，境内 BB 京。背腹受敌，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有这么矛盾的现象啊，我们国家真是太难了。（22）”通过给予《新京报》简单直接的标签，将之与“境外势力”媒体作类比，影射媒体没有政治观念。从《新京报》到《北青深一度》，这种批评话语一直延续了下来。一位网民称，《北青深一度》不报道政府组织、群众抢险的重庆山火，对于苏州女生穿和服被民警批评，却“连着三个工作日赶出

两篇深度报道”，不禁令人深思“当下媒体对于新闻热点价值的理解以及立场是不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23）。批评者断定媒体的价值立场出了问题，“北青深一度是羡慕新京报兴风作浪好不逍遥快活，索性也冲到舆论场使出搞事的本事来。（24）”

## （二）边界驱逐：昨日媒体与今日媒体的集体记忆

批评不断建构与重构着公众眼中的媒体形象。叙述并非仅仅停留在当下，批评者通过共同调用对媒体的集体记忆，在不断变化的时空中，划分可接受的媒体实践边界。在将媒体过去和现在样貌的交映对比之下，最后表达对媒体的过度商业化、滥用舆论权的边界驱逐。

### 1. 追忆过去：“黄金时代”不再

数字时代下，公共档案的即时获取与分享，使过去与现在的界限变得模糊。批评者作为阐释共同体，通过调用对媒体的集体记忆，使得过去常常出现在当下。他们咏叹和赞许媒体的“黄金时代”，流露一种过去一去不复返的意味。而怀念过去的同时，既表达出传播环境的变化态势，也传递着对媒体“今非昔比”的批判。

最直接的表现是，批评者在评论具体的报道时，会引用媒体过去的经典报道，产生追忆的情结。同样是事故性的灾难报道，《每日人物》的《MU5735 航班上的人们》，被用来与《冰点周刊》在温州高铁动车事故的特稿《永不抵达的列车》作比较。基于论证的灾难报道的叙事风格与对遇难者家属的采访问题，批评者认为《永不抵达的列车》作了好的示范：

几乎立刻让我想到11年冰点那篇教科书级别的《永不抵达的列车》，同样是对逝者的非虚构叙事，后者收获了几乎一致的赞誉。它达到了它的作用，用个体的悲伤讲述和铭记灾难。回看这篇文章，有两个写作的点起了作用，一个是平实的语言、细致的时间线梳理和尽可能多的信源，另一个是对两个主人公人生的充分还原，这种“充分”是对叙述主角的尊重。（25）

批评者称，《冰点周刊》“教科书级别”的特稿，示范了如何鲜活、全面、客观地展现逝者，达到了用个体的悲伤讲述灾难，以及对遇难者真诚的铭记。对比之下，《每日人物》的采写是想象性的群像速写，以及走马观花的信源交代，透露出“贩卖情绪的目的”，显得“不够真也不够深”。批评者批评今日稿件所暴露的媒体功利，怀念媒体

过去的好报道，进行今不如昨的感慨，一位网民表示，从高中开始阅读《人物》杂志，期间“无数次被感动过，也有很多留下深刻印象的文章”，但对《人物》这次发表的文章，“实在不能与之产生共情。（26）”。还有网民称，尽管《人物》这几年有不少视角和描述笔触良好的篇目，但“最近对这个媒体的失望也是真的”（27）。

批评者指向较早的媒体阶段是在改革开放后，从过去到现在的集体回忆脉络，也见证了媒体逐渐向市场化、商业化的发展历程。处在市场化的勃兴期，从充满新闻理想 80 年代，到 1995 年至 2005 年纸媒的“黄金时代”<sup>①</sup>，媒体因为追求自由和敢言而获得赞许。市场化所带来的丰厚利润支撑了新闻业者对于专业主义话语实践的追求，也带来业者的“从容”，然而数字化对于媒体之市场利润的冲击也摧毁了这种“从容”所立基的经济基础。<sup>②</sup>新媒体的冲击，传统媒体探索转型，加深了新闻业对自身商业化的焦虑。

“黄金时代”成为属于过去的媒体神话，批评者所言“现在的媒体”，已经是被市场所裹挟，失去了所谓新闻理想的媒体。

回到现在的媒体案例里，在《新京报》的报道中，批评者表现的对媒体的失望情绪就尤其激烈，表示“眼看着这些年随着媒体日益发达，为了抢市场，新闻原则一步步被扔进泥里。（28）”他们认为媒体发展在加快，但传统新闻却在不断倒退，新闻系的学生称“对这个行业失望透顶”。当然，还有批评认为，与其感叹当下“好新闻少了”，不如直接解释为“新闻少了”，这背后是更复杂的报道环境因素。一位批评者表示，抛开现实谈论《每日人物》的新闻伦理，“就像谈火星移民一样虚无”（29）。还有批评者称，《北青深一度》的采访报道能够采访还原事实已经是“凤毛麟角”，因为已经“有很久没见过热点事件的深度调查报告”（30）。

## 2. 立足现在：仍在继续的“黑历史”

通过集体记忆不断建构过去，可以服务于现在的需求和目的<sup>③</sup>。当立足于现在的媒体环境，一些批评者还会选择回忆媒体过去的糟糕表现，通过列举“黑历史”来证明媒体“今昔一致”。与“黄金时代”的怀念不同的是，“黑历史”不仅来自过去，也可能存在于未来，即今天的负面案例会成为明天的“黑历史”。

《新京报》刚刚陷入报道刘学州事件的争议，就有网民指出，之前《中国新闻周刊》

<sup>①</sup> 李红涛.“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J].国际新闻界,2016,38(05):6-30.

<sup>②</sup> 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J].国际新闻界,2016,38(09):135-153.

<sup>③</sup> Han E L. Journalism and Mnemonic Practice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Remembering Catastrophic Events on Weibo[J]. Memory Studies, 2020, 13(2): 162-75.

对话“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的记者，曾经在《新京报》任职。以此暗示《新京报》有一贯写“小作文”的风格，表示媒体都是“一丘之貉”。通过调动互联网记忆，以及寻找此前留有的数字痕迹，网民列举出《新京报》更多的“黑历史”，形成强有力的批评之势。

被回忆的“黑历史”，有些是公众知晓度比较高的事件，如汤兰兰案、重庆公交坠江事件，在当时就曾使媒体饱受争议，再次提及会牵引出早已存在于公众心中对媒体的愤懑情绪；有些是批评者通过“翻旧帐”的方式找出，如称《新京报》2020年疫情期间挤占医院公共热线电话、2018年造谣逼死德阳女医师，1996年造谣刘国梁。更早的是在2006年，因为抹黑窦唯，“诱使他在盛怒下做出不理智的烧车行为”（31）；有些是对媒体倾向性问题的臆测，如称《新京报》在中印对峙期间引用甘地的话、美化暴徒、吹捧方方、造谣抗疫等，意图为媒体扣上意识形态表现不符的帽子。这些对过去的记述可能存在与实际事实的偏差，但今天的叙述也是在改写关于过去的认知。通过找出过去的报道截图，进行因果推测与暗示，凭借模糊的形式，媒体的过往负面案例不断更新，“黑历史”成为媒体的糟糕表现的“编年史”，刘学州事件同样被加入：

#刘学州##刘学州去世# 希望@新京报 明白一点：媒体报道影响巨大，必须做多方验证，而不是为夺眼球哗众取宠。以客观第三方身份对当事人进行臆测、想象、诋毁，就是媒体的失德。这些年你们做过什么，互联网上都有记忆：寻找汤兰兰、HK事件、慰安妇报道事件、疫情期间带节奏……现在多了一个刘学州。（32）

从批评者的指控来看，记录的“黑历史”中既有对具体报道错误的呈现，如“造谣”当事人，对事实的“歪曲”与“带节奏”，也有对某一类报道现象的批判，如医患报道中总是“以患者一面之词使劲诋毁”，涉及本土稳定、民族问题、中外关系的报道总是“阴阳怪气”“屁股歪”。而无论事实如何，“黑历史”已经默认媒体存在倾向性问题，成为一种媒体负面事迹累累的符号，以此成功将被批评媒体扣上“问题媒体”的帽子。如《北青深一度》案例中，批评者声称“北青这个报社有问题，黑历史一堆”（33），就直接表示了对媒体的否定。

在这种对媒体的控诉下，网民进一步提出要求，认为因为“言论太自由”，导致媒体可以为所欲为，呼吁有关部门加强监管。还有极端的批评者称，应该“封掉垃圾媒体”，以防每次有热点事件出来就“带节奏挑事”。批评的行动不乏有意的组织和号召，一些

微博大V将《新京报》的系列账号列出，表示“说话好听的可以发挥语言专长”（34），暗示网民去媒体的留言区刷评论；还有一些网民表示已经举报《每日人物》的文章，进行数字抵制；《北青深一度》的报道被删除后，其微博评论同样遭到了“冈本等于和服”的留言刷屏，一些保守派的批评者想要通过控评的方式宣扬观点。当然，这些属于在线骚扰的行为，恐怕也已超出了批评原本的范畴。

### （三）权威树立：批评话语的分化与强化

批评者通过对新闻业多次与持续的叙述建立批评话语的正当性。在批评者所聚焦的“现在”，即在阐释共同体的现时模式（local mode），不同的批评者通过即时与直接的表态获取了进行批评的资格，而他们在更广泛的时间维度上使用延续模式（durational mode），通过对过往案例的多次解读，在长期的论述中形成了一贯的表达与批评媒体的惯性。

#### 1. 内部的“战场”：同一报道的不同认识

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中，批评者对于同一篇报道，可能会出现截然不同的认识评价，而已经存在的评价中，也还会有不同程度的表达。

《北青深一度》的案例中，尽管原报道被部分批评者认定采访不全面，是有瑕疵的报道，但还是有批评者认为其难得还原事实，是一篇“有职业水准的好报道”（35），与之对立是，也有批评者认为原文的传播造成了舆论一边倒的局面，因此报道“肯定有瑕疵”（36）。“采访不平衡”“好报道”“无良媒体”这些截然不同的描述同时存在对于一篇报道的评价中。对于《北青深一度》的稿件被删，既有批评者认为，如今官方拥有舆论管制优势，媒体的采访与发稿都受到一定程度限制，担心以后媒体的舆论监督报道会越来越难（37），但也有批评者认定《北青深一度》在滥用所谓的“第四权”，认为是媒体缺乏监督（38）。

值得注意的是，在批评话语内部，还有一种更为明显的分化——出现了批评者的“批评”。《新京报》被一些批评者认为是吃“人血馒头”，部分网民指出这些批评者也是在吃“人血馒头”：

这个事件里不是说新京报没问题，但是在骂新京报的人群当中，大多数都喜欢轻易地给别人的人生盖棺填土，而他们却不自知，骂完无良媒体，不如再打自己一巴掌，反

省一下自己有没有问题。(39)

这种内部的分化意味着,在批评者的阐释共同体中,存在对过于极端与偏激的批评行为的自我“纠偏”。《每日人物》的讨论中,也有批评者指出,“人血馒头”这一词汇不能被滥用,不主张将媒体“一棍子打死”。《北青深一度》的案例中,在“冈本六君子”骚扰媒体的同时,部分网民也发起了对“冈本六君子”的抗议与抵制。网民以“爱国不是生意”的口号呐喊,表达对保守主义批评者滥用批评的不满。在阐释共同体内部,已有相当一部分人意识到,批评不是通过“泛政治化”打击异己的手段,更不是打着旗号撕裂情绪、中饱私囊的获利工具(40)。

## 2. 双重时间模式:批评话语的正当化与权威树立

在现时模式,批评者聚焦于当下,提供着对于报道的多种阐释。尽管对同一篇报道出现了各种不同的认识,阐释共同体内部发生了分化,但批评者通过第一时刻展开论说,以参与者的身份,贡献了对事实的各种解释角度,留下了丰富的可供继续讨论的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现时模式到延续模式,阐释行为不断延续着,批评者置身于更长的时间轴中,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多次解读,重构阐释话语,塑造阐释共同体成员一致的集体认知和记忆。通过这样的双重时间模式,主流的批评话语在共同解释中不断强化,获得在较长时间历程中叙述的权威。

以《新京报》的案例为例,批评事件爆发后,各种针对媒体失范报道的表述涌出。在表达对专业问题的看法时,一些批评者还使用各种叙述策略,以加强自己作为非专业人士的说服力。最常见的是使用“黑历史”,通过细数和列举关于《新京报》过去的“罪证”,以证明媒体糟糕表现的一致。还有批评者以知情人的身份自居,以揭示“内幕”的方式分享自己接受《新京报》采访的经历,说明记者是如何制造话题和吸引流量(41)。一些拟人、反讽、夸张等修辞方法也被批评者运用,成为其加强话语注意力的策略。如直呼《新京报》是“杀人报”“操着笔刀的杀人犯”,故意夸赞其又完成了吃“人血馒头”的业绩,悲愤地职责《新京报》“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42)等。各种批评话语源源不断汇流,形成一股直接否定媒体的势力。

这些问责与批评的观念被潜移默化传承,形成了持续批评媒体的惯性。三个案例在不同时间发生,之前发生的案例,会在后续发生的案例中被再次提及。如在批评《每日人物》的灾难报道是吃“人血馒头”时,《新京报》报道刘学州的案例被提及;批评《北青深一度》“带节奏”时,《新京报》此前的报道也被多次重提。后来的批评中出现之

前的案例，使得过去与现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对媒体“错误”的反复强调，暗示了某种媒体“犯错的惯习”，也进一步强化了批评的正当性。当然，三起数字批评案例涉及不同的媒体，但都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南方系”。即从单个案例出发，对案例媒体的批评，总是不由得逐步上升，从批评一家媒体，到批评一类媒体，最后触及整个媒体环境。

《新京报》《北青深一度》《每日人物》都属于商业性的市场化媒体，需要通过持续的新闻报道来争取市场。这类市场化媒体报道面向广，话题尺度更大，因此也更容易引发争议。在批评《新京报》的话语中，网民甚至编写了顺口溜，“新京澎湃又三联，红星凤凰新周刊。财新网易烂封面，云在天边贼在南”（34），几乎所有市场化媒体，都被列入了一个媒体共同体行列。“贼在南”所指的“南”为“南方系”，“南方系”成了对这类媒体共同体的代名词。在批评《北青深一度》时，同样出现了“南方系入侵”这样的声音。

更加现实的解释是，一些保守派的批评者依靠此种论调，更容易获取关注和流量收益，但他们将复杂的媒体现状收编于“南方系”的叙事，将不易解释之物变成了可理解、情感鲜明的对象，不仅迎合了当下的文化叙事，也建构了数字媒体环境下更易传播的现实，形成了一套容易被更多人信服的权威。

## 四、反抗与失落：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

批评事件发生后，新闻界人士面对批评作出回应，可以被视为一种回应式阐释共同体。除了在职的媒体记者、前记者外，一些新闻学者，与更广义的媒体人也加入了维护新闻共同体的行列。根据元新闻话语的分析框架，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的阐释过程体现为：通过回应和解释报道争议重新诠释自身的专业规范；通过反驳、回击批评者者的存在的问题以维护专业边界；通过感性叙事表达对新闻权威没落的伤感。

### （一）问题解释：对操作争议的专业回应

在对争议操作问题作出解释时，党媒记者与市场化媒体记者表现出了不同的偏向：党媒记者倾向于从新闻业务与新闻伦理的层面指出媒体存在的问题，维护和巩固固有的新闻专业准则，而市场化媒体人倾向于从情理角度分析争议问题出现的原因，表达对报道瑕疵的理解，甚至提出同行赞许。

#### 1. 范式修补与边界工作：专业准则的修复与重申

对大众批评者的回应，某种程度上也表现为新闻界内部人士的自我批评。记者从专业角度对争议问题进行分析 and 解释，重申了新闻采写和新闻报道的基本行为准则。强调报道者的专业原则与新闻伦理，呼吁媒体恪守公共责任，希望从问题中反思经验教训、引以为戒，这在党媒记者的叙事中表现尤为明显。

刘学州死亡造成的轰动同样使得《新京报》的报道被媒体同行热议。回到对争议文本的讨论，不少记者提供了实操层面的专业理解。一位调查记者（43）认为，媒体截取音视频内容发布出来，这种零碎的消息算不上一则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还有媒体人（44）称，并不一定要得出完全的真相才能发稿，但发稿的前提是要多方取证，尽量平衡和还原事实。而即便是单边采访，也需要有选择性的引用，不能完全支持某一边（45）。媒体人的论述表明，在数字媒体时代，新闻采写与呈现的绝对界限已经放松，譬如《新京报》“我们视频”通过连续报道来实现对发展中的新闻事件的动态平衡，这已成为媒体操作的惯例（12），但无论报道方式如何变化，报道对客观、真实、公正的追求仍然是专业底线。

问题的讨论也不仅仅停留在平衡报道那么简单。由于报道对象刘学州属于生活和舆论上的弱势方，媒体人认为，《新京报》将舆论关注点引导到买房身上，容易造成舆论热点的偏移，有违媒体正向引导舆论与关心未成年人的职业道德（46）。在涉及未成年

人报道的特殊题材上，媒体更应该审慎和严格要求自己，尤其在个人隐私、心理健康保护等方面想得再周到一些。“不仅仅是《新京报》需要反思，整个传媒圈都应该引以为戒，越是影响力大的新闻，越应该慎重落笔。（47）”

凭借党的喉舌媒体对为民说话、服务公众的信念的宣称<sup>①</sup>，党媒记者突出强调媒体了媒体社会公器的角色，他们对当今市场化媒体过度“追逐流量”的现象展开了批评：央视记者潘婷（48）认为一些媒体“只顾完成‘新’的要求，片面采访、挖掘‘奇特’新闻、大搞噱头”；某央媒负责人（49）认为媒体不应该陷入“抢时效”“追流量”的误区，报道应该加强人文关怀；某主流媒体资深记者称（50），《新京报》可能是为了抢时间或独家新闻，使得媒体的“三审制”“五审制”流于形式。在对市场化媒体的示范行为开展驱逐性的边界工作时，党媒记者进一步呼吁媒体健全未成年人领域的报道（49）、承担对抗网络暴力与引领网络风气的责任（51），也是通过强调主流媒体的社会职责，试图对受损的媒体形象进行修复。

通过指出违反专业组织的行为而进行范式修补，通过区分专业行为和失范行为而进行边界工作，这在三个案例中均有体现。《每日人物》的原文直接引用了一些媒体此前的报道与遇难者社交媒体的公开信息，被认为是被个人互联网痕迹不合格的“文献采访”，有拼凑之嫌（52）；《北青深一度》的采访被认为没有取得警方提供的足够材料，以及缺少律师充当第三方，同样不够全面（53）。与《新京报》的报道被评价是媒体专业性的退化一样（77），记者既在指出媒体专业操作上存在问题，也不断强调媒体作为区分社交媒体的机构，以专业方式呈现复杂事实的重要性。

## 2. “不单是媒体的问题”：对争议报道的情理分析与同行赞许

与党媒的反批评话语不同的是，市场化媒体人对媒体争议操作表现出了更多包容与理解，他们倾向于认为，报道出现瑕疵并不单是媒体本身的问题，而是整个媒体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们对报道出现的问题进行情理分析，认可报道的可取之处。一些新闻界学者，还有更广泛的文化界人士和市场化媒体人站在了一个阵营。

在一些市场化媒体人的分析中，《新京报》对刘学州生母的采访缺乏交叉印证与对事实的核实，存在信源单一的问题（54）。同时，记者将刘学州生母激烈指责的同期声放出来，伦理上欠考虑，也激化了事态发展，造成了对刘学州本人的伤害（55）。但市场化媒体人倾向于认为，这种报道上的失误并非记者的本意。针对记者多次联系但未采

<sup>①</sup> 潘忠黨, 陳韜文. 從媒體範例評價看中國大陸新聞改革中的範式轉變[J]. 新聞學研究, 2004 (78): 1-43.

访到刘学州，媒体人宋志标透露，“我们视频”记者了解到刘学州是抑郁症患者后，于20日停止了对他的报道（9）；而对于报道仅呈现了刘学州生母的言论，有媒体人认为，事实的客观“是多家媒体针锋相对营造出来的结果”，读者也有正确理解的义务（56）。还有新闻学者指出，从整体上并不能否定媒体在刘学州事件中追踪报道的价值，如果不是刘学州极端离世，后续会有更具公共性的议题引领和更平衡的表达（57）。而报道对象的生或死，跟媒体的一篇报道的绝对关系不会太大，对此上纲上线是错误的做法（58）。

一些学者和文化界人士在承认媒体报道存在缺陷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这是“系统性问题”的结果，有学者（59）称《新京报》的报道问题与当前追求流量的潮流有关，是满足于短、平、快信息的社会需求催生着媒体生产类似的新闻产品。还有媒体人发文称，《新京报》的“连续剧式”的新闻生产方式，不是他们的自创，而是“社会的共谋，时代的催产，看客的需要”（7），认为刘学州的死亡是媒体和观众共同完成了对“楚门的世界”里一起悲剧的注视。

在重大灾难报道上，媒体的信息发布速度不及社交媒体，报道和接近灾难现场又遭遇实际障碍的尴尬，基于此，《每日人物》的原稿件也被给予了相当程度的理解。学者（60）认为，媒体报道遇难者的故事，是最接近新闻“现场”的一部分，是突破诸多限制的一种相对安全的表达。一些有过新闻工作经历的反批评者强调，尽管《每日人物》原报道不算佳作，也有操作上的瑕疵，但报道在媒体“禁令”前发布，有其特殊意义（59）。《新京报》记者许研敏（61）表示，《每日人物》的逝者报道在某种压抑和沉默中，“显得难得和令人尊重”。《北青深一度》的报道也得到了同行的赞许，媒体人宋志标发文称（8），《北青深一度》接触到核心信息源，以机构媒体的身份对事实进行加持，其贡献的不仅仅是女孩增补的信息量、事实的可信度，更完成了和服事件的“事实闭环”。在事实选择上，超越了爱国不爱国的争议，将焦点聚集在一个关乎公众利益，拉回它本应该立足的法律层面。

## （二）边界维护：媒体人的专业自主捍卫与反击叙事

《新京报》因为刘学州事件的报道，导致媒体本身也成为被“网暴”对象，《每日人物》的文章被部分网民号召举报，还有《北青深一度》受到了线上骚扰。面对逐渐超出事实本身的大众批评与讨论，以市场化媒体人为代表的反批评者开始进行反击叙事，既是对僭越了新闻的批评话语进行反击，也在捍卫媒体的报道和叙事权利，以加紧维护本属于新闻业的专业边界。

### 1. “舆论僭越新闻”：对情绪化、噱头化、阴谋论的反击

在市场化媒体人看来，“谁也不能保证产出一个完美的、不被责备、任何情况下都安全的报道”（9），但面对大众批评者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求全责备，以及表现出的偏离专业评论的倾向，反批评者在阐释话语中，会进行直接的反抗叙事。这种应对外部批评的作出的反击回应，也使得阐释共同体内部变得更加紧密。

《新京报》因被指控“带头网暴”而登上热搜，有媒体人迅速作出回应，认为网民群体也存在责任：

报道确实有问题，作为一家资深媒体，也确实应当对报道效果有所预见。但说《新京报》“带头网暴”——带头网暴的意思是操弄舆论，有意引导网友攻击刘学州，在我看来，是部分网友在推卸责任。再深问一句，如果刘学州确实要求亲生父母为他买房、离婚（在我看来也是可以理解的诉求）而非报道失实，是不是辱骂刘学州就是应当的，合理的？刘学州不死，就是网络卖惨，骗子乞丐，刘学州死了，就是身世可怜美好少年。暴完刘学州暴《新京报》，唯独自己正义善良，洁白无瑕。（54）

前《新京报》记者王志安（63）也表达了类似的对舆论的不满，“昨天还在网暴他（刘学州）让父母买房的，转眼就去网暴新京报，说新京报害死了他”，认为网民是站在道德制高点，随意对媒体进行舆论审判。还有媒体人表示，读者本该为自己的理解和自己的网暴行为负责，而他们“装作看不到房间里的大象讨论问题，其实意义不大”（56）。此类话语表达了对批评者的反向批判，认为大众批评者只是简单向媒体发泄不满，但未曾反思过自身非理性的问题，也选择性忽视了牵制报道报道的更复杂的因素。

在反批评阐释共同体成员看来，网民的批评难免过于情绪化、噱头化。对于《新京报》《每日人物》的报道被指责是“吃人血馒头”，反批评者认为，这种为将报道评价为“噱头”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噱头”——如果用流量高低评定媒体的采访报道，那么，许多批评媒体“吃人血馒头”“蹭流量”的人，自己本身也在通过批评的方式获取流量和关注。在《新京报》的批评浪潮中，把“流量”当作眼球经济的代名词，“新京报”是流量世界的硬通货，那么“许多网暴新京报的人利用短期关注度急速带货变现就是明证”（9）。对于另一种使用“小作文”“带节奏”评价媒体报道的批评风格，反批评者认为，那是一种民粹色彩浓厚的批评，使用阴谋论揣测媒体的报道本意，试图将媒体

至于大众的对立面。《北青深一度》的报道因采信了一方意见而被认为是在故意引导舆论，这些阴谋论在警方有监控的情况下还想打击媒体转述女孩说法的可信度，“是一种非常轻佻的、倒果为因、试图污染信息的话术”（8）。

反批评话语中还有对生硬套用理论批评媒体的反驳，这在《每日人物》案例比较突出。微信公众号“肖一凉介”使用“侵扰悲痛”的概念对《每日人物》进行媒介批评，由此引发了一场学界与业界有关新闻伦理的辩论，大多数新闻界学者并不认可“肖一凉介”的文章，认为其强行挪用西方学术术语，但并不契合中国实际的媒体实践情况，“所有批评都是理论上的，或者说站着说话不腰疼”（64）。反批评者进一步认为，批评话语是满屏“伦理道德”而不见“新闻”。前《南方周末》记者褚朝新（62）认为，真正违背新闻伦理的，应该是那些虚构、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几个逝者的信息剪辑拼凑到某一个人身上，编造出反常人物故事的报道。《每日人物》受到了过多不属于它的批评。

反批评者认为公众的批评不能无视媒体现实。正如一位记者在微博表示，“太难了。如果要向我们伟大的、最有道德感的读者自证清白，要先解释，什么叫做禁令，什么叫做窗口期，什么叫采访家属并不一定会让他们受伤，什么叫做新闻的拼图..”（65）这类话语表达了记者群体的无奈——新闻工作者在实践中面临着种种现实的限制，而这些处境却不被批评者理解。他们认为公众作为非新闻专业的外行人士，对新闻不仅是充满偏见、误解的，更是无知的。一些批评直接表现为上纲上线，甚至变成批评攻击媒体的武器。对此，一位媒体人反问：媒体环境沦丧若此，没见到有对权力的质疑，反过来，指责媒体倒成了流行和时尚了？（66）

## 2. “不能沉默”的报道者：对报道权与叙事权的捍卫

三起引发争议的案例都是线上联系的电话采访。反批评者认为，媒体连进入现场采访报道的基本目标都实现不了，在报道空间步步缩小的情况下，大众的批评却愈演愈烈，更很难形成专业的新闻讨论。为了反击外界的不理解与质疑，阐释共同体成员展开了对媒体报道权利与叙事权利的捍卫。

《每日人物》的案例中，对灾难报道的必要性叙述贯穿始终。反批评话语将灾难视为普遍事实中的一部分，指出报道灾难是媒体关注事实的天职，是记者向读者告知事件的使命。随着越来越多批评者质疑《每日人物》的报道是一种煽情，是对遇难者家属的打扰，反批评者快速作出反应，开始强调灾难报道的特殊性，表示灾难的公共报道不仅

有唤醒与警示、告知真相、让公众引以为戒的作用，也有通过对记录灾难，与公众共同面对命运的无常、体会悲剧中的人类情感的作用。其中，“对逝者的关心与关注，是方式方法的问题，而绝不是能不能采访和报道的问题”（67）。

反批评话语意图证明灾难报道中记录与讲述故事的重要性。一些来自不同市场化媒体的记者强调，面对媒体的采访，遇难者家属也有倾诉、表达，伸张权益的需求：

事故家属并没有外界想象中脆弱，跑过突发的记者都知道，很多家属有主动向媒体倾诉悲伤、倾诉疑惑的需求，也有表达愤怒、通过媒体向责任方施压的需求。事故家属是有行为能力的个体，他们可以拒绝采访(事实上也有很多人会这么做)，也可以主动与媒体合作。不要以同情和所谓正义之名，夺走他们的合理合法权益。众所周知当下新闻的黄金报道期就那么短，跟禁令赛跑，跟新的热点赛跑，这一周捂住家属的嘴，下一周公众焦点转移走，遇难者的权益就更难被维护了。（68）

很多在职记者都指出，灾难或重大突发事故发生后，媒体报道不仅可以为遇难者家属提供相关事故信息和受害者信息，也能让他们有话语权和相关部门谈判（69）。而在信息补充、赔偿问题以外，家属还有大量情感倾诉需求（70），这些都证明了媒体与遇难者家属建立联结的重要性。通过以上话语阐释，以记者为主的反批评者捍卫了灾难中的进行必要采访报道的权利。总体而言，他们认为，人员伤亡及生死离别的悲怆是灾难中不可避免的部分，但通过对个体遭遇的记录与报道，通过家属亲友的回忆与讲述的细节，有助于还原灾难的全景和实情，也有助于形成社会共情，形成关于灾难的公共记忆（71）。

在《北青深一度》的案例中，记者表现出了更激烈的对叙事权的捍卫。报道刊发之前，舆论场曾用“是否爱国”来解释女子穿和服拍照的行为，报道的刊发，使关注焦点从女子穿和服的争议转至警方执法的争议，将事件从意识形态争论的泥潭中拉出。对此，《北青深一度》的主编（72）用“我们有态度”对报道作诠释，很多媒体同行也称赞报道对事件进行了公正还原。对于部分网民将对女方的攻击转移至对媒体的攻击，记者群体更加坚定的表达了对《北青深一度》“勇敢发声”“公正报道”的支持。

一位《北青深一度》的记者在朋友圈称，“当都发不出声的时候，无耻将会变本加厉”（73）。还有一位记者提到，面对微博上以“冈本六君子”为代表的保守派批评者，更要“捍卫话语权”，“不要沉默”。总之，记者群体的阐释话语通过强调“权利”“尊

严”，表达了媒体在公共事件进行发声与引导的责任。

### （三）失落的权威：对媒体“没落”与公众不理解的悲情叙事

记者通过反批评话语维护专业权威，他们在专业问题的阐释之外，还常常进行自我嘲讽，表达对行业现状与自身处境的悲观态度。由于反批评者在数目和音量上都不及批评者，这种自嘲显得更为悲寂落寞。

记者同样也在追忆媒体的“黄金时代”，从中感叹媒体行业的今非昔比。《北青深一度》的案例讨论中，一位前记者表示，自己在二十年前还在做记者时，对于类似敏感事件报道会做出更加周全的采访努力，而现在不仅稍微敏感一点的事件已经没有太多媒体再去触碰，已经作出的不够全面报道已经被称赞全面了，“也是唏嘘”（39）。另一位媒体人在评论中回复，同样表示了对近年来调查报道衰落的唏嘘：

一起唏嘘。有个前调查记者居多的群，目前名字叫“听说你们在怀念我们”。另外多句嘴，要干掉谁就先泼脏水这风气是怎么起来的？有段时间网民对调查记者及媒体的攻击匪夷所思，他们不知道调查记者是在为谁挖掘真相吗？有些人真的不知道。呵。（74）

“今不如昔”似乎已经成为媒体怀旧叙事中的固有含义。这种对今日媒体的批判叙事中具体指向的是，报道尺度日益缩小，以及外部舆论对媒体的不理解，让媒体人感到生存越发艰难，缺失了报道的意义感。《每日人物》的报道争议引发了许多记者进行悲情表达，在看到《每日人物》承受了许多批评指控后，一位记者感叹，“大家对媒体已经是这样的不宽容了吗？（75）”表示今日的媒体想要获取“陌生人的善意”，已经变得越发艰难。这种外界的不宽容、不理解增加了记者疲惫感和无力感。

一位《南方周末》记者（76）在朋友圈称，“太难受了，心里堵得慌”，表示现在的媒体环境下，有许多内容不能触碰，留给记者的采访报道时间也越来越短。“有多少时候，是稿子刚写出来就被删了，或者还没写出来就来通知了，跟禁令赛跑，逼得人没办法，熬夜抢时间，通宵赶稿子，为了尽量发出一些信息，一些可能会起到帮助也可能不会的东西”，这些只有记者群体感同身受的“后台”遭遇，却不能被公众所理解，加深了言说者的无奈感。而不仅仅是“言论自由成为问题”“报道空间日益收窄”，还有受报道指令影响下，媒体养成的“谨小慎微”“自我审查”的惯习，这都使记者叹息，并为行业前途感到迷茫。

与批评者进行有组织有行动的批评活动不同的是，三家媒体面对批评都没有进行直

接的正式回应。面对批评，媒体倾向于沉默和掩盖，而不是承认和修正，媒体的更正致歉呈现出“仪式性自我批评”的特征。<sup>①</sup>因此，在没有受到权力场干扰的情况下，媒体倾向于选择将自己置于一个被动的局面，而将解释的权力拱手转交。公开在社交媒体与批评者对峙的记者越来越少，更多记者倾向于忍受、回避或沉默，而另一些选择在熟人更多、更加安全的朋友圈进行自我调侃，“垃圾行业”“心累”“emo”这些自嘲的话语无疑更加强化了记者全体内部的失落感。

---

<sup>①</sup> 潘祥辉. “我们错了”: 中国式媒介更正与致歉的政治社会学考察[J]. 传播与社会学刊, 2015, 33: 49 - 83.

## 五、结论

### (一) 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 2022 年发生在国内的三起数字媒介批评事件为案例，通过将围绕批评事件的两个话语群体理解为批评与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对不同阐释主体的阐释活动进行了话语分析。研究发现，在数字媒介批评产生的热点时刻，两个阐释共同体各自对内维护认同、对外维护权威，进行着此消彼长的话语竞争，基本形成了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格局。如图 1.1 所示。这种对立并非敌对，而是在由各种弥散和多元的话语点缀在表示“反媒体”与“亲媒体”的两极意见之间，分别表现出以问责、批驳为主的话语倾向，和以反抗、失落为主的话语倾向。两个阐释共同体竞相演绎，一齐形成了包含两极的话语连续体，共同勾勒出在数字技术带来变迁、传统新闻日渐式微的当下，新闻业内外不同人士对新闻的理解与意义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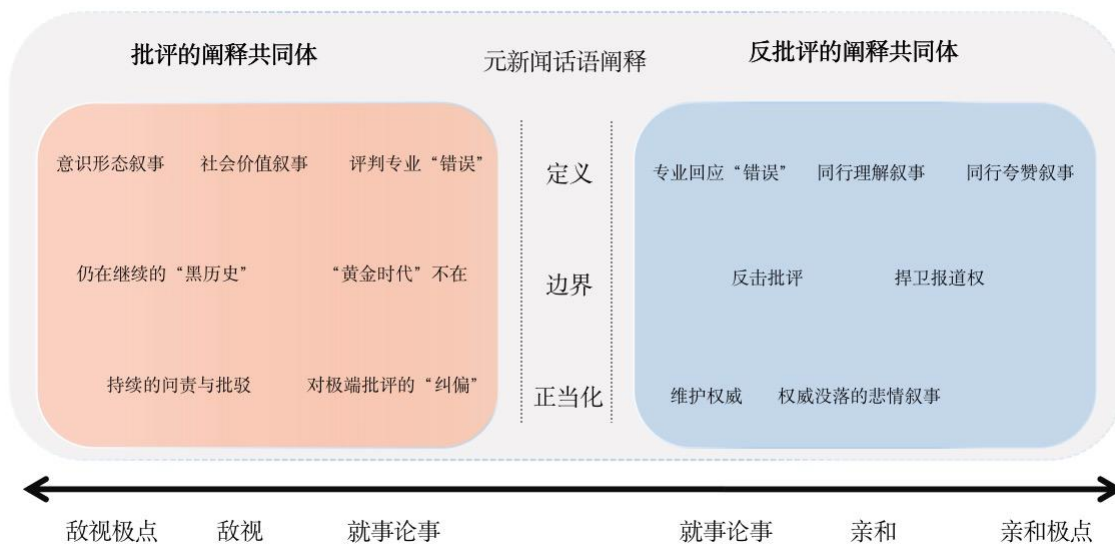


图 5.1 “对立的”阐释共同体示意图

从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内的话语演化，可以瞥见当今中国数字媒介批评的现状。与国外研究相同的是，在国内，公众对媒体的批评也被视为一种强大，但效果有限的问责力量。公众的批评不限于专业评判，他们还从广泛的民间认知谱系中汲取观念话语，从集体记忆中重构对媒体的认识，在长期的批评行为中形成对媒体表现的负面判定。一方面，冒犯性的、无理由的、无根据的批评伴随着数字平台情绪化的话语呼之欲出，而指导性的、建设性的优质批评相对较少。因此，从批评话语的文本本身来看，这种来自广泛社

会层面的批评的内容质量并不算高。另一方面，批评还衍生出了举报、骚扰、抵制媒体的行为，以及更加极端的对媒体的敌意表达。尽管与国外研究现实有别的是，国内数字媒介批评中的反媒体言行还未形成专门化与规模化的组织，且对于媒体的攻击与敌意一般只有在数字媒介批评发生的特殊时刻才会出现。但公众批评存在的失控倾向，以及其中酝酿的否定媒体的取消文化，会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意见的撕裂，冲击由公众与媒体一起搭建的对媒体的共识。

批评与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在声势上的差距和地位格局的对立，也意味着在数字媒介批评发生时，媒体容易变成舆论上的弱势者。“人会犯错，一个职业共同体会犯错，但在一个缺少行业自律而只有铁锤他律，在一个读者对新闻行业如何运作越来越陌生的环境当中，这种错误足以致命。（1）”在新闻专业主义范式先天不足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不信任、不理解、不认可接踵而至，这无疑威胁着新闻行业的正当性。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话语，新闻从业者既通过修补专业范式以维护权威，也将矛头指向了批评者的非理性与民粹主义。由于感受到报道环境的不友好与报道空间的逼仄，记者产生了对新闻事业的怀疑，同时表达出对新闻权威衰落的伤感。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当前国内的数字媒介批评体现出了媒介环境变迁下话语的丰富性。作为批评者的公众主动对媒体进行监督和鞭策，激活了民间的话语力量，释放了以往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专业解释权，新闻工作者面对外界评价作出回应，也是将专业内部的“新闻课”面向了社会，这种公众与记者共同思考、讨论新闻专业的景象具有正向的舆论意义。尽管如此，仍然有问题暴露出来：批评者与反批评者之间互动机制是缺失的，两个阐释共同体如同“隔空喊话”，并未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与互动。而“批评是一种奢侈的口角”，良好的批评需要通过开放的对话走出狭隘，促成话语双方的相互理解。身处于媒介化社会，新闻行业已深深嵌入进公共生活，但各界对于媒体的阐释，还是缺乏最基本的事实与价值层面的共识。数字媒介批评，本是公众被赋予话语阐释的权力后，凭借批评实行与新闻界成员之间协同交流的契机，而将批评与反批评社群视为阐释共同体，也无意表达话语社群的封闭。或许，应该回到费西构建阐释共同体理论的最初，回到她所主张的“开放意义的阐释边界”。<sup>①</sup>意义是开放的——新闻业的意义也由包括新闻业内外不同人士共同完成，而不是仅由职业社群或异己组织将对媒体的阐释固化。怀抱着对公共阐释的信念，也应该避免盲目的乐观主义。对于数字媒介批评公众存在的偏激与极端话语，媒体应该建设成熟的沟通机制与风险应对机制。在极端话语以外，则考

<sup>①</sup> 张洋.中介化的新闻想象：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意义新探[J].新闻记者,2020,No.449(07):70-80.

验着两个阐释共同体如何通过切实的交流，让专业的共识真正成为“共享”，让公众与记者在基于新闻的共识中共同促进新闻业对于社会的进步意义。

## （二）理论贡献与不足

本研究将国外对数字媒介批评的研究视角带回国内，既检验了我国互联网数字话语状况，也为媒介批评赋予新的理解，增强了其对现实的解释弹力。三起数字媒介批评案例可被视为当下中国市场化媒体的文化权威受到专业外部人士以批评的舆论方式进行挑战的典型，话语提供了解释公众与媒体关系、以及文化权威如何演化的微观研究路径。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是：其一，将数字媒介批评作为元新闻话语，同时收集了新闻人士与非新闻人士的话语，抛弃了新闻本位的视角，从尊重话语主体的多样性与平等的叙事地位出发，呈现了多元行动者共同建构新闻业意义的过程。三个案例提供了较丰富的经验论证材料，将以往局限于讨论职业工作形成的专业主义话语，扩展到更广泛与混杂的民间角度论证的专业话语领域，拓展了元新闻话语的指涉范围。其二，用批评与反批评的阐释共同体为流散在数字空间中的元新闻话语提供了归纳类别，通过话语分析，看到了两个阐释共同体相互竞争，以及整体上呈现出姿态对立的关系。但阐释共同体的归类并不意味着为其设定绝对的边界，本研究既看重共同体内部话语的演变与发展，也未忽视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群体间实际存在的网络关系。最后呈现出一个在两极光谱之下，多元话语与意义灵活流动的阐释共同体。通过对两个阐释共同体的展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专业内外部不同人士看待媒体的价值观的冲突，也反映出了当前国内媒体环境与舆论环境的变化下，公众与记者如何围绕如何通过竞争以定义与阐释各自心中的“好新闻”。

论文的不足之处是，资料的搜集上仍然不够全面，特别在记者的回应话语上，没能容纳更多，这使得话语分析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阐释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的解释比较简单，暂时没有加入新闻当事人、利益相关方、政府机关等更加细致具体的相关角色类别，由此使对阐释共同体的描述会比较笼统；对话语的分析也使用了较多归纳性词汇，话语背后更深层次的意涵值得进一步探索。

## 参考文献

### 学术著作类

- [1] ABBOTT A. The System of Professions: An Essay on the Division of Expert Labor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 [2] ANDERSON C. Journalism: Expertise, Authority, and Power in Democratic Life [M]//HE SMONDHALGH D, TOYNBEE J.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248-64.
- [3] BOCZKOWSKI P J, MITCHELSTEIN E. The News Gap: When The Information Preferences of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Diverge[M].Cambridge:MIT press, 2013.
- [4] CARLSON M.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The Role of Media Criticism [M]. Journalistic Authority: Legitimizing News in the Digital Er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7: 163-79.
- [5] COULDRY, NICK, and JAMES C. Contesting Media Power: Alternative Media in a Networked World[M]. Washington: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3.
- [6] FISH S.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M]. Cambridge: Harvard UP, 1980.
- [7] HAYES A S. Press Critics are the Fifth Estate: Media Watchdogs in America[M]. Westport: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 2008.
- [8] STARR P.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 The Rise of a Sovereign Profession and The Making of a Vast Industry[M]. Oxford:Hachette UK, 2017.
- [9] WYATT W N. Critical Conversations: A Theory of Press Criticism [M]. Cresskill: Hampton Press, 2007.
- [10] ZELIZER B. Covering the Body: The Kennedy Assassination, the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Collective Memory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11] [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张巍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87.
- [12] [美]本尼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

期刊论文类

- [1] BONILLA Y, ROSA J. # Ferguson: Digital Protest, Hashtag Ethnography, And the Racial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thnologist*, 2015, 42(1): 4-17.
- [2] CAREY J W. Journalism and Criticism: The Case of an Undeveloped Profession [J]. *The Review of Politics*, 1974, 36(2): 227-49.
- [3] CARLSON M. Embedded Links, Embedded Meanings: Social Media Commentary and News Sharing as Mundane Media Criticism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6, 17(7): 915-24.
- [4] CARLSON M, ROBINSON S, LEWIS S C. Digital Press Criticism: The Symbolic Dimensions of Donald Trump's Assault on U.S. Journalists as the "Enemy of the Peopl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1, 9(6): 737-54.
- [5] CARLSON M. Metajournalistic Discourse and the Meanings of Journalism: Definitional Control, Boundary Work, and Legitimation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16, 26(4): 349-68.
- [6] CHERUIYOT D. Popular Criticism that Matters: Journalists' Perspectives of "Quality" Media Critique [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8, 12(8): 1008-18.
- [7] CHERUIYOT D. Comparing Risks to Journalism: Media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Hat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2: 1-20.
- [8] COOMBS W T. An Analytic Framework for Crisis Situations: Better Responses From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tuation[J].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1998, 10(3): 177-91.
- [9] CARROLL B. Watching the Watchdog: Bloggers as the Fifth Estate[J]. *Newspaper Research Journal*, 2007, 28(4): 101.
- [10] CRAFT S, VOS T P, WOLFGANG J D. Reader Comments as Press Criticism: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 *Journalism*, 2016, 17(6): 677-93.
- [11] FIGENSCHOU T U, IHLEBÆK K A. Challenging Journalistic Authority: Media Criticism in Far-Right Alternative Media [J]. *Journalism Studies*, 2019, 20(9): 1221-37.
- [12] LAWRENCE R G, MOON Y E. "We Aren't Fake News": The Information Politics of the 2018#FreePress Editorial Campaign[J]. *Journalism Studies*, 2021, 22(2): 155-73.
- [13] KREISS D. The Social Identity of Journalists[J]. *Journalism*, 2019, 20(1): 27-31.

- [14] LEWIS S C, ZAMITH R, CODDINGTON M. Online Harass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Journalist - Audience Relationship[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47-67.
- [15] HAAS T. Mainstream News Media Self-Criticism: A Proposal for Future Research [J].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006, 23(4): 350-5.
- [16] Han E L. Journalism and Mnemonic Practice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 Remembering Catastrophic Events on Weibo[J]. Memory Studies, 2020, 13(2): 162-75.
- [17] ROBERTSON C T, MOURÃO R R. Faking Alternative Journalism? An Analysis of Self-Presentations of “Fake News” Sites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11-29.
- [18] ANTANA A D. Virtuous or Vitriolic: The Effect of Anonymity on Civility in Online Newspaper Reader Comment Boards[J]. Journalism practice, 2014, 8(1): 18-33.
- [19] TONG J. Journalistic Legitimacy Revisited: Collapse or Revival in the Digital Age? [J]. Digital Journalism, 2018, 6(2): 256-73.
- [20] VON K T, SVENSSON G. Media Responses to Media Criticism[J]. Nordicom Review, 2017, 38(1): 47-64
- [21] VOS T P, CRAFT S, ASHLEY S. New Media, Old Criticism: Bloggers’ Press Criticism and the Journalistic Field [J]. Journalism, 2012, 13(7): 850-68.
- [22] WAISBORD S. Mob Censorship: Online Harassment of US Journalists in Times of Digital Hate and Populism [J]. Digital Journalism, 2020, 8(8): 1030-46.
- [23] ZELIZER B. Journalists as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J]. Crit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1993, 10(3): 219-37.
- [24] 白红义. 边界、权威与合法性: 中国语境下的新闻职业话语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08): 25-48+126
- [25] 白红义. 塑造新闻权威: 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3, 20(01): 26-36+12
- [26] 白红义. “正在消失的报纸”: 基于两起停刊事件的元新闻话语研究——以《东方早报》和《京华时报》为例[J]. 新闻记者, 2017(04): 11-25.
- [27] 陈楚洁, 袁梦倩. 社交媒体, 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以纪许光微博反腐引发的争议为例[J]. 新闻大学, 2015(05): 139-148.
- [28] 李红涛. “点燃理想的日子”——新闻界怀旧中的“黄金时代”神话[J]. 国际新闻界, 2016, 38(05): 6-30.

- [28] 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结构及其构成作用[J].国际新闻界,2016,38(09):135-153.
- [29] 李艳红.重塑专业还是远离专业?——从伦理和评价维度解析网络新闻业的职业模式[J].新闻记者,2013(02):54-59.
- [30] 李艳红.公众批评与记者抗争:社交媒体时代新闻业的问责与自主之辩[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9,50:27-58.
- [31] 刘建明.媒介批评学的新架构[J].当代传播,2001,(06):24-27+23.
- [32] 年度传媒伦理研究课题组,刘鹏,王侠.2022年传媒伦理研究报告[J].新闻记者,2023,479(01):22-28.
- [33] 潘祥辉.“我们错了”:中国式媒介更正与致歉的政治社会学考察[J].传播与社会学刊,2015,33:49-83.
- [34] 潘忠党,陈韬文.从媒体范例评价看中国大陆新闻改革中的范式转变[J].新闻学研究,2004,(78):1-43
- [35] 秦琼,彭涛.共同体传播:一种被忽视的传播形态[J].现代传播,2016,38(08):24-29.
- [36] 王辰瑶.反观诸己: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J].国际新闻界,2018,40(08):25-45.
- [37] 吴迪.媒介批评:特性与职责[J].现代传播,1995,(05):1-6.
- [38] 谢静.媒介批评:专业权威的建构策略——从新闻专业主义解读美国的新闻媒介批评[J].新闻大学,2004,(03):40-44
- [39] 药琦,谢紫怡.“心惊暴”迷思:从刘学州事件看世俗媒体批评[J].新闻记者,2023,482(04):3-13+96.
- [40] 张洋.中介化的新闻想象:大众文化中新闻业表征的意义新探[J].新闻记者,2020,449(07):70-80.

#### 学位论文类

- [1] CHERUIYOT D. Criticising Journalism: Popular Media Criticism in the Digital Age [D]. PhD Dissertation of Karlstad University, 2019.

## 附录

本文所搜集的话语材料来源复杂。在此将正文中援引的材料进行归类，并整理在附录表格之中。附录 1.1 主要是网络文章，附录 1.2 为批评者的话语，附录 1.3 为反批评者的话语。为了保护作为普通网民与记者的隐私，在收纳这些话语中将不会提供链接。

附录 1.1 网络文章

序号	来源	日期	标题	网络地址
(1)	微信公众号 “杜啊”	2022-11-08	新闻记者的形象为何一 落千丈?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hSKjV23AWhs9RRMlcQjPPQ">https://mp.weixin.qq.com/s/hSKjV23AWhs9RRMlcQjPPQ</a>
(2)	微信公众号 “赫兹实验室”	2022-01-24	三问《新京报》:刘学州的 人血馒头好吃吗?	账号已不存在
(3)	微信公众号 “远方青木”	2022-01-24	一个 15 岁的男孩，被大 而黑心的媒体给活活逼 死了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9xYlDkoS_8Zp-40BYlzlQ">https://mp.weixin.qq.com/s/9xYlDkoS_8Zp-40BYlzlQ</a>
(4)	微信公众号 “此地无言”	2022-01-26	新闻史上的耻辱夜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i7UfhCdGNSoBdNIGgInpMA">https://mp.weixin.qq.com/s/i7UfhCdGNSoBdNIGgInpMA</a>
(5)	微信公众号 “魔都因”	2022-01-25	刘学州惨被逼死！亲生父 母私生活糜烂+无良吸血 媒体引发网暴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scayF714TRiSckt1NBtqTA">https://mp.weixin.qq.com/s/scayF714TRiSckt1NBtqTA</a>
(6)	微信公众号 “槽边往事”	2022-01-25	媒体的手应该伸多长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XsyBHdMsw8aWW4oh1jELyw">https://mp.weixin.qq.com/s/XsyBHdMsw8aWW4oh1jELyw</a>
(7)	微信公众号 “三表龙门阵”	2022-01-25	刘学州，新楚门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s/hReVrPREg6DLKTrAJxll3A">https://mp.weixin.qq.com/s/hReVrPREg6DLKTrAJxll3A</a>
(8)	微信公众号	2022-08-19	怎么看待北青报对苏州	<a href="https://mp.weixin.qq.com/">https://mp.weixin.qq.com/</a>

	“旧闻评论”		事件的报道？   舆论手札	m/s/NJU6-e_-blhHEGh47 Bvsog
(9)	微信公众号 “旧闻评论”	2022-01-27	新京报如何报道刘学州寻亲风波？   舆论手札	https://mp.weixin.qq.com/s/OCGsifryT_3lphINX3091A
(10)	微博账户 @刘学州 a	2022-01-19	想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天呐，惊掉了下巴	https://weibo.com/6275961723/LbtkLkGpL?page type=profilefeed
(11)	微信公众 “肖一凉介”	2022-3-22	「人物」报道笔下的侵 扰悲痛问题	账号已不存在
(12)	微信公众号 “探索与争鸣”	2022-1-29	从《新京报》刘学州寻亲 风波报道谈互联网时代 的新闻业态	原文被删除
(13)	冰点周刊	2022-03-23	我愿意讲述：姐姐姐夫都 在那架飞机上，还有 1 岁 半的外甥女	https://mp.weixin.qq.com/s/sHBA2PB7_NHF4BIT TQUDDw
(78)	微信公众号 “传媒见闻”	2022-01-24	刘学州事件的报道争议， 媒体圈怎么看？	https://mp.weixin.qq.com/s/Nf-0Cg_8EeMmIpD 994cr1w
(79)	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2022-01-24	刘某州悲剧反思：新闻报 道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https://mp.weixin.qq.com/s/6bCCO2rSVUHH4RlZ FwUA_g
(80)	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2022-01-27	再议刘某州事件：连续报 道纠纷事件是否应注意 单篇完整性？	https://mp.weixin.qq.com/s/S_jzlwlCRvE9G5ikcV -VuQ
(81)	微信公众号	2022-03-23	《MU5735 航班上的人	https://mp.weixin.qq.com

	“传媒茶话会”		们》引争议，该报道是否 有问题？	m/s/Jwq4UmAm0kei6FjX XWO2aQ
(82)	微信公众号 “传媒特训营”	2022-03-23	《每日人物》刊文被指有 悖新闻伦理：多位资深媒 体人力挺反击	https://mp.weixin.qq.co m/s/PvzxEazOYg4SMgAl8 N6KKw
(83)	微信公众号 “青年志 Youtholog”	2022-03-26	我找五个记者聊了下灾 难报道和新闻伦理	https://mp.weixin.qq.co m/s/Hnjhfl14UZGZMPzP 1nkagQ

## 附录 1.2 批评者话语

序号	昵称	身份	来源
(14)	@TESLAGUN	网民	微博
(15)	@甜春荔	网民	微博
(16)	@是小踢啊	网民	微信
(17)	@林莫耽	网民	微博
(18)	@田小班 tttt	网民	微博
(19)	@咸鱼也有大梦想	网民	微博
(20)	@培训师曹燕欣	意见领袖	微博
(21)	@跳出以外	网民	微博
(22)	@mori	网民	微博
(23)	@哈布斯堡长脸	网民	微博
(24)	@微观园	网民	微博
(25)	@柠柠在吗柠柠	网民	微博
(26)	@萝卜味的酱	网民	微博
(27)	@互联网 zqsg 被雷劈	网民	微博
(28)	无名微信网友	网民	微信
(29)	@邹小樱	意见领袖	微博

(30)	@令狐冲上去啦	网民网民	微博
(31)	@熊小默	意见领袖	微博
(32)	@曾鹏宇	意见领袖	微博
(33)	@我为小猫狂	网民	微博
(34)	@师伟微博	意见领袖	微博
(35)	@猫爷在帝都	意见领袖	微博
(36)	@KimmyHF	网民	微博
(37)	@hiBonnechance2	网民	微博
(38)	@40 老黄兔	意见领袖	微博
(39)	@Zzx	网民	微博
(40)	@双子孤星 752	意见领袖	微博
(41)	@农特优选徐亚峰	意见领袖	微博
(42)	@莫名 6659779978802	网民	微博

附录 1.3 反批评者话语

序号	昵称	身份	来源
(43)	@璟珊 789	调查记者	微博
(44)	刘芸（化名）	记者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45)	张威	深蓝财经联合创始人、易简财经创始人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46)	A 股君（化名）	前媒体人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47)	李晓晔	野马财经创始人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48)	潘婷	央视记者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49)	匿名 A	某央媒相关部门负责人	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50)	宋旭东（化名）	从业 20 年的主流媒体 资深记者	微信公众号 “传媒见闻”

(51)	匿名 B	财经媒体副总编辑	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52)	匿名 C	《北青深一度》记者	朋友圈
(53)	那多	前记者	微博
(54)	叶三	媒体人	微博
(55)	李思磐	媒体人	微博
(56)	刘远举	媒体人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57)	韩隽	西北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58)	刘海明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微信公众号“传媒见闻”
(59)	方可成	香港中文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教授	Newsletter “新闻实验室”
(60)	刘涛	暨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微信公众号 “传媒茶话会”
(61)	许研敏	《新京报》 记者	微博
(62)	褚朝新	前《南方周末》记者	微信公众号 “传媒特训营”
(63)	王志安	前《新京报》记者	推特
(64)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教师	微博
(65)	@萝卜婷 may	记者	微博
(66)	江雪	前《华商报》记者	微信公众号 “传媒特训营”
(67)	张欧亚	前记者、媒体人	微信公众号 “传媒特训营”

(68)	@熊阿姨	前《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媒体人	微博
(69)	潘俊文	《红星新闻》记者	微信公众号“青年志 Youthology”
(70)	王恺	前《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微信公众号“青年志 Youthology”
(71)	辜晓进	新闻学者	微信公众号“进观传媒”
(72)	宋建华	《北青深一度》主编	群聊、朋友圈
(73)	匿名 E	《北青深一度》记者	朋友圈
(74)	@主播杨蕾	媒体人	微博
(75)	闲散人员小李	媒体人	豆瓣
(76)	匿名 F	《南方周末》记者	朋友圈
(77)	黄典林	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教授	微信公众号“典林同学”